文宗朝
端宗朝
世祖朝
德宗朝
睿宗朝

輯要

三

朝野輯要卷之三

文宗恭順欽明仁肅光文聖孝大王諱珦 字輝之 世宗第一男永樂甲午誕降于漢陽私第辛丑封 世子景泰庚午二月即位于別宮 永膺大君第 壬申五月十四日昇遐于景福宮千秋殿在位二年壽三十九 皇朝賜謚恭順有一男二女○顯陵 楊州健元陵東岡癸坐

妃仁孝順惠顯德王后權氏籍安東判漢城府左議政專女永樂戊戌誕降于洪州合德里私第宣德辛亥選入東宮封承徽進封良媛初徽嬪金氏廢純嬪奉氏文廢丁巳封 世子嬪辛酉七月二十四日昇遐于 東宮之資善堂 文宗

即位追冊王妃 端宗甲戌追上尊號仁孝順惠 誕一男
一女○顯陵 初葬安山昭陵中宗癸酉祔顯陵
男端宗大王
女敬惠公主 寧陽尉鄭悰丁丑竄賜死 敬淑翁主 司則楊氏出班城尉姜子順
庚午春二月 上即位篤愛兄弟同氣八公子長即 上次
世祖又次安平臨瀛廣平錦城永膺皆大君也和義桂
陽小又十人自 世宗朝教以義方嫡庶不齊朝夕定省儀
行如聯珠國人皆嘆羨之矣 上數引接曰吾兄弟若在
中國雖未逮王逸少豈下於趙松雪乎嘆奬不已○國朝謨
烈曰 文宗友愛甚篤以永膺大君 世宗所鍾愛嘗欲以

内帑珍寳賜之未果　上即位傾帑賜之〇上久在承華沉
潛學問月明人靜或手攜一卷步至集賢直廬與之問難時
成三闋和夜不敢解冠帶一日宵半意鶴駕不至脫衣欲卧
忽閤外傳聲呼謹甫三闋驚遑出拜首出金橘一盤送于
集賢緘橘盡盤中有御詩半草行詩云沉檀偏宜鼻脂膏偏
宜口衆愛洞庭橘香鼻又香口詩与筆皆絶寳諸學士欲模
傳寫自　内催入争扶盤不忍敍　上聖學高明文章華美
筆法神妙世傳千紅萬紫鬬春風春盡都無一點紅之句即
御製也〇黄州蘇城疹瘵遣官設祭集賢撰祭文　上改製
曰理不能純一而有陰人不能長生而有死有來必有往有

神必有鬼因體物而不遺豈癘氣之無生無情之謂陰陽有
情之謂鬼神無情則不可與言有情可以理曉者乎惟木火
養人而或有時傷人鬼神生人而或有時害人然傷人者非
水火也人也害人者非鬼神也人也故寒暑雨暘五味之食
天地養人之能事而人有失其調和則癘乃作焉故知鬼神
德盛理一天地冬之癘氣寔非鬼神之作惡人自作孽然因
一人之作孽傳染浸廣使無辜殃及豈非亦謂天吏逸德玉
石俱焚者耶予以涼德云云天語渾厥非詞臣所能到語祭
癘息○上既通性理之學發爲文章又兼子昂書法精妙入
神又善觀天文精步候氣預言雷動其時其占也驗然不以

雜藝留意謂近臣曰近覌近思録所得頗多○太平閑話曰
文廟昔在東宮親臨講一生講書盡傳之盡曰盡一生講詩
殿泉之泉曰尾一生講春秋鄭奕之奕曰奕然一生講禮記
栂弓曰栂木之弓自講書病後以製述取人平生此不讀如
遂定講叙諸生相話曰盡泉變音弓奕易名哥矣三嗚歎哉
五經
辛未賜麻田高麗王廟殿號曰崇義殿以顯宗遠孫王循禮
爲副使以奉其祀野言別集曰竊謂 太祖雖有追悔史固
無徵 太宗雖有敎宥恩礼未加 世宗文教畢舉獨剏此
跋責在當時臣子無足以闡揚 聖道也推其所自 太祖

太宗雖有悔恨不能正當日奸臣反噬之罪則刘敞一言徵
露其端而使我太宗朝刑章反有愧于南唐李氏之明治
賊臣如世宗群臣固此仍循無以若是聖子文宗克嗣
先古未行之典一摒快私孔聖曰善繼志善述事其謂
我文帝乎○申嚴度僧之禁○咸鏡道進甘露又有獻白
雉白鵲者皆却之
○上親製陣法有分數形名結陣稀陣合敎連陣軍令章條
大閱似知編置五衛每衛各有五部每部各有四統衛有軍
將部有部將其下又有統師隊正五長大以統小小以承大
條理具備五衛曰左軍此龍驤軍曰右軍此虎賁軍曰中軍

此義興衛曰前衛此忠佐衛曰後衛此忠順衛又族親衛屬
同姓袒免異姓緦麻忠義衛屬功臣子孫忠贊衛屬原從功
臣子孫忠順衛為異姓緦麻外六寸以上親 王妃緦麻外
六寸以上親
○上諒闇後 聖体尚靡寧而過於憂勤請聞日視事 上
曰君王耽樂則雖千年而不足不然雖一年亦足必須憂勤
不可自逸○上奉喪哀毀時患疽瘡未全大臣請整休溫室
不許每朔望悲泣洟瀾左右莫敢仰視毀瘠寀棘竟至大漸
壬申夏五月十四日 上昇遐備商義諡曰議爾号欲用孝
字以循王德故用文字○上天性至孝 世宗嘗擇 上手

植之滿宮皆櫻桃樹矣明毅仁慈奉上遇下一以至誠貫徹
經史通達古今尤深於性理之學至於律呂聲音皆極其精
臨池淵黙望之儼然與羣臣言溫溫如在春風中首廣言路
從別嚴慝務畏恤刑省浮費蠲逋欠○葬顯陵華苑雜記曰
因山之役依三陵例將竪碑健元陵碑權近製獻陵碑卞季良製英陵碑鄭麟趾製
議者以爲帝王行事載國史不必如士大夫神道碑請罷之
後英陵遷呂州時埋碑不用
陵寢不立碑自顯陵始

文宗朝

相臣錄

金宗瑞 号節齋 体矮多智 世祖宫奴推殺

讀書堂録

洪應 見相臣録 成宗 崔恒 朴元亨 並見相臣録 世祖相

金守溫 字文良 号乖崖 領中樞 謚文平

李承瑞 正郎

徐居正 見文衡録

柳誠源 字太初 司成

李克堪 字德輿 刑判

李承召 字胤保 号三灘 文壯 礼判 諡文簡
姜希孟 字 淳 号私淑 諡文良 賛成
許慥 詡子 修撰 六臣禍自縊
朴耆年 彭年弟 修撰
李坡 字平仲 号蘇隱 賛成 諡文憲

廟庭配享

河演 見世宗相臣錄

科錄

權擥 三十三人
洪應等 四十人

補遺

尹子濼 号庬軒 重試拔英試

端宗恭懿温文純定安莊景順敦孝大王諱弘暐文宗長男
正統辛酉誕降于東宮之資善堂戊辰封王世孫景泰庚
午封王世子壬申五月即位于景福宮勤政門乙亥閏六
月十一日禪位于 世祖七月尊爲恭懿温文太上王至
丁丑六月降封魯山君十月二十四日昇遐于寧越在位
二年在上王位三年壽十七 肅宗辛酉追封大君戊寅
追復位○莊陵寧越北冬乙旨辛坐
妃懿德端良齊敬定順王后宋氏籍礪山判敦寧礪良府院
君玹壽女正統庚申誕降景泰甲戌冊王妃乙亥尊爲懿

德王大妃丁丑降爲夫人正德辛巳六月四日昇遐乃
端宗上仙六十七年 中宗十六年也壽八十二 肅宗
戊寅追復位 英宗辛卯御書淨業院舊基五字竪碑歲
尾貞陵東望峰下○思陵 楊州羣場里癸坐
壬申夏五月 上卽位時年十二歲時領相皇甫仁左相南
智以病在告右相金宗瑞贊成鄭苯代智拜相○上在元
孫時 世宗月夜每抱步集賢殿謂學士成三問申叔舟
等曰寡人萬歲後須念此兒 文宗疾革召集賢諸臣秉
燭至夜分膝下置 端宗手撫背曰以此兒付卿等遂賜
酒 上降榻手陛先執酌以勸成三問朴彭年申叔舟至

醉而皆伏 上前不省中官撤取門楣作擔輿出列卧於
入直廳是夜大雪諸公醉醒則異香滿室渾身覆以貂皮
衾乃上之手自覆也相與涕泣誓報殊恩
○是年禁奔競既而罷之黃兔記事曰初憲府請禁奔競
世祖與安平大君因承旨姜孟卿語執政曰禁奔競是疑
我等也今 上即位之初首疑宗室是自剪羽翼耳我等
值此危疑之際與大臣共濟豈意反見猜忌乎大臣皇甫
仁等大驚佯若不知歸咎憲府而罷之○冬遣首陽大君
謝賜誥冕工判李思哲爲副校理申叔舟爲書狀野言別
集曰首陽自請行 上默然翌年二月還自京從官皆加

資臺諫論執之
癸酉大司憲奇虔上書論時事其一請罷昌德宮修理未幾虔出爲近安又移濟州牧使黃兔記事曰鄭苯以三朝元老輔幼主不能輔導癸酉六月昌德宮成民力大困或有言者則曰今太平捨此無餘事云虔之所論未知指此耶

○冬十月 世祖靖亂録奮忠仗義輔祚靖亂功臣鄭麟趾等三十六人東閣雜記曰魯山幼冲嗣位八大君强盛人心危疑 世祖有靖亂之志靖亂之策大抵出於韓明澮海東樂府曰時諸王子競迎賓客文人才士盡歸於安平

光廟時爲首陽無以加彼韓明澮進謁獻策曰世道有變文
人無用須結武士以習射大設酒饌逐日往慕華館訓鍊院
射帿因饋則可得盡結武士遂用其策數日之內偏交武士
遂靖內亂海東野言東閣雜記魯陵志合錄曰皇甫仁金宗
瑞鄭苯爲三公宗瑞多智略時目爲大虎初 光廟與明澮
等約於十月初十日擧事謀頗泄 光廟曰設使謀泄宗瑞
㝡黠先誅此人餘不足平也是早聚洪允成林自蕃康袞崔
潤安慶孫等于私邸允成曰用兵猶豫家忌 光廟拔劒起
貞熹后提兵披之仍裹甲率家僮林芸而行楊汀洪順孫柳洙
以微服從行宗瑞家在門外 光廟使明澮等守敦義門戍

雖鍾聲盡勿開門 光廟至宗瑞家宗瑞出迎子承珪不離
左右 光廟紗帽角落 請借政丞角宗瑞使入內取角林芸
椎擊宗瑞仆地 承珪驚伏其上楊汀拔釰斬之時明澮等出
候路上 光廟還而笑曰已殺賊矣至巡廳令洪達孫領巡
軍詣時御所時上出寓鄉校洞寧陽尉鄭悰家 光廟召入
直承旨崔恒握手言殺宗瑞之由曰宗瑞連結咸吉節度李
澄玉等推戴安平大君謀危宗社賊魁已除之餘黨欲啓治
之崔恒與之携手同入 上驚起曰惟叔父活我 光廟曰
臣當處之即召諸宰排立軍士作三門明澮持生殺簿坐門
內諸宰入第一門去僕從入第二門名在死簿者使允成柳

洙具致寬來持鐵如意椎擊殺皇甫仁及兵判趙克寬贊成
李穰和義子安君來遣人殺判書尹處恭兵判閔伸參贊許詡副
正李命敏來教文略曰奸臣皇甫仁金宗瑞和交結安平大
君瑢以爲不軌奸黨伏誅瑢以至親不忍置法安置于外云
云權擥使睟執筆與恒季甸草教書時天寒夜深 上使中
官賜內醞云瑢爲誠寧養子以葬於誠寧夫人添罪目中押
送江華尋賜死子友直竄珍島
安平大君瑢號匪懈堂慵齋叢話曰安平好學尤長於詩
書法絶奇爲天下第一又善畫圖琴瑟之技性又浮誕好
古作武溪精舍于北門外又臨南湖作淡淡亭作十二景

詩又作四十八詠縧絡不絶崇飲醉謔碁局及子用玉用
金泥塗字又細綃揮灑眞草人求輒與之一時名儒無不
締交無賴雜輩人亦多歸之時議謂安平有異志孫武席
精舍與宗瑞亦相從多在淡〻亭以此為罪目云安平被
竄泣曰左相知此辛負負何言蓋不知其死猶冀其濟己
○謏聞瑣錄曰安平與右相南智議婚南曰河陽瞽者金
鶴老言我家休咎盡驗云君之三女皆命短長女歸臨瀛
守寡此其季也恐以是為累安平笑曰相國何信妖言也
是年安平子友直娶南女明年右相風疾〻瘖不言又明年
安平被禍南以姻婭不逮者以其疾也慵齋叢話曰初安

平聞成眞逆俶有名伻人邀之公往謁虞賦亭中期以後日
再會毋夫人曰王子之道當閉門謹愼豈有聚人作朋之理
其敗可待汝勿與交其後再三招竟不往未幾敗皆服毋夫
人先見○天使倪謙見安平泛翁丹三字曰天下第一筆也
請書數百幅歸奏皇帝使十三布政司刊布○英宗丁卯命
復官
金宗瑞号節齋　太宗科官領相○海東野言曰是日絕而
復蘇使政院速啓知無應者家在門外衣女服乘轎到崇禮
門不得入時明澮使力士把守門遂匿于其子承壁妻家
光廟亦慮其還蘇曉使尊興商往審之使人曳出宗瑞曰吾

豈步往取軺軒来言未已斬之○東閣雜記曰 光廟誅宗瑞之夕先使主簿洪允成往覘之宗瑞在房内優桃三妾在後指允成使前曰聞汝有力吾有强弓試挽之允成建折二張宗瑞曰樊噲不如也使妾酌大觥飲之允成飲三觥而出○英宗朝復官贈謚子承琺以孝旌閭又命贖金宗瑞旧第還其後孫用贖還魏徵第故事也

皇甫仁号永川 太宗科議政○海東野言曰靖亂日赴召乘軺過 宗廟不復下曰已矣已矣執舍人李禮長手囑後事云 英廟朝復官贈謚○青坡劇談曰俞孝通有子娶於皇甫仁俗娶妻富者以珍寶盛函先導多至三四俞子亦以

二函為禮皇甫氏開之皆書册也後謂俞曰婚函何用書册

俞曰黃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

鄭苹字古茂字子包大提學郊隱以吾子 太宗科官左相名

臣錄曰靖亂時以全羅都體察回到忠州京官馳来路上屬

傳旨公下馬再拜曰受刑路中不祥可就驛館否京官曰但

押歸謫所耳京官曾為公郎吏者同行十餘日一不開口謾

聞鎖錄曰公在謫奉先祖神主一日晩起謂隨行僧曰精具

一飯来吾祀先祖既祭焚其神主頃之使来賜死海東野言曰

苹謫樂安有僧坦禪從之一日官差来捉苹沐浴冠帶出其

祖先神主再拜焚之遂脫冠帶服兩裝帶手巾與妻訣妻齊

衣哭莘止之曰身後事君其任之官差捉莘去京來刑官將
以明月行刑欲拘於官莘却立門外曰死等耳然名節有異
吾若有二心死後晴天依舊不然必有異既死忽雲合雨作
坦禪自覩其事云○英宗朝復官贈謚又命錄用後孫而未
知後孫爲誰會大興鄭姓人訟山得誌石即鄭光露墓光露
以莘子預知時事佯狂匿跡其子具事實埋誌秘諱來歷至是得其詳始命錄用
成三問遺集曰鷄龍山東鶴寺即 祖宗朝究死人祐伏
之設故寺有籍記皇甫仁金宗瑞鄭莘李穰閔伸趙克寬
尹處恭李命敏李畊睬元矩趙藩金行韓菘趙遂良安完
慶李石貞沈淨瑢友直并同祀

○世祖既誅宗瑞等拜領議政判吏兵曹内外兵馬都統使以鄭麟趾爲左相韓確爲右相鄭昌孫爲吏判李季甸爲兵判崔恒爲都承旨

○命作教書録勲令集賢起草諸學士皆亡去曾柳誠源製之略曰叔父孝友出於天性忠義出於至誠予冲人遭家不造瑢居至親蓄無上之心皇甫仁金宗瑞等陰爲黨援叔父奮發義勇一擧逆掃不有叔父予焉及兹負可謂托孤寄命社稷之臣矣既以成王責周公者責叔父當以周公輔成王者輔寡躬云云誠源歸家痛哭○鄭麟趾韓確等啓應或乘時晋首陽請以軍衛之命鎭撫二人各率甲士五十夙夜衛之

甲戌春命冊宋玹壽女為妃謏聞鎖錄曰光廟以為繼嗣之重請從權納妃遣黃孝吉言於左相鄭麟趾麟趾曰居喪納妃禮也哉 光廟使黃弄往諭曰楊嬪讒之不可不從鄭曰楊氏雖 世宗封為嬪固賤女豈知國家事黃跪曰下官安敢以是言回啓鄭笑曰明日吾當詣闕語饔官多備酒醪以待明日會坐擧大鍾連酬酢至酣醉竟不能發設而罷○光廟累日啓不已傳曰不得終守己志於是冊宋氏為妃東閣記曰 光廟又以為喪中納妃已是不服喪脫喪即吉可也禮設魚孝瞻曰納妃雖以宗社大計不得已為之短喪有何不得已而强為之乎条下甚明不見用

乙亥春大臣實聽啓和義君瓔世宗王子一與崔承孫金玉謙宴射于錦城瑜家又通于平原琳世宗七子芽妾楚纖腰云云流瓔于外汉諭告身時惠嬪楊氏以保護 上躬出入宮中重被譴責瓔被謫

○閏六月十一日 上傳位于 世祖移御昌德宮 世祖御景福宮即位于勤政殿尊 上王爲恭懿溫文太上王宋氏爲懿德王大妃宗錄曰魯山令宦官田昀傳于右相韓確等曰令將以大任傳與領議政確等驚惶啓曰令領相悉捴中外事復傳以何大任乎魯山曰令計定不可改也確等合辭固請 世祖亦涕泣辭火遂更出宣傳令尚瑞官將大寶

入諸臣相顧失色曾山出慶會樓下召 世祖世祖趍入曾山手執寶投 世祖辭不獲俯伏曾山命扶出令副學金禮蒙教即位教曰主上嗣服以來國家多難以寡人先王母弟遂付以大位辭讓不獲宗親大臣咸謂義不可辭乃勉循羣情○秋江冷話曰金自仁年十二見此事肯如火焰云上之遜壽康宮也昏夜無火鐘樓左右行廊皆哭止之不得○鄭麟趾等請出 上王居于錦城大君家從之三軍鎮撫平軍十三人把門直宿

初光廟既靖亂李澄玉爲咸吉節度使 上密遣朴好問輕騎疾代召澄玉還朝澄玉曰今無故遞我必有由也擊殺

之部勒軍馬欲南向京師乃曰我之威信素著今當渡江便為大金皇帝足矣移書野人將定都于五國城刻期將越江行到鍾城日暮據椅假寐其子伏椅底忽告曰爹大人腦血流下椅脚言未畢判官鄭種率死士突入乘其睡而斫之落右臂澄玉驚起赤身飛出左手所擊殺數十百人遂死於亂箭時年二十四種錄勲

李澄玉梁山人武勇絕人其母謂二子吾欲見生豕二子即辭去時澄石年十八澄玉年十四石是日射得一豕而歸玉屢日後徒手而歸母曰人常言汝兄不及汝而汝兄即搏豕汝虛還何也玉跪曰試出門視之見一大豕卧門

外雖盱眥息蓋玉欲令毋見其生迹而逐之日夜迫逐使
氣盡而後馳來也玉善射猛虎每射張目叱之虎便合眼
低首一箭而倒嘗往見金海倅倅謝不見歸路見少婦哭
曰夫為虎囕方在篁竹中玉攘臂而入抱虎而出剖其腹
盡出其人之肉令婦裹之剥其皮遺其婦使語倅倅大驚
使人謝請還玉不顧而去玉年十八為江界府使金宗瑞
之還也薦而代之 世宗遂用為北道節度使玉遂六鎮
藩胡隷手下各為隊如會寧胡盡白衣白馬鍾城青衣青
馬數年盡為精銳藩胡畏之愛之去○澄石後佐 光廟
討施愛之亂

丙子光廟二年六臣等謀復 上王事覺並誅稗語冷話合録曰
朴彭年成三問俞應孚河緯地李塏柳誠源及三問父勝
上王舅權自愼等與金礩謀復 上王時天使來 光廟以
某日請宴使臣三問彭年謀以其日使應孚為雲劒當宴亂
事應孚曰上與世子應孚當之餘則君等處之謀已定韓明
澮啓宮窄且炎停世子入侍雲劒亦令勿入勝應孚欲擧殺
明澮等彭年三問止之曰不如同他日 上與世子同處而
擧之應孚曰世子雖不來當身及羽翼皆在此若盡誅之以
上王令遣一武士于世子宮草索足以縛來矣三問等曰非
萬全計也固止之金礩退事不成與其妻父鄭昌孫上變告

曰三問言上王開昌德宮北墻往來瑜旧家此必明澮小獻
策也臣曰何也三問曰不過置　上王於隘地令一二力士
踰墻而出不軌耳又曰　上王及世子皆幼萬一爭立則輔
上王者正也云云實錄曰　上遣承旨尹子雲往告晉山成
三問心懷怨懟進言曰　上王往來瑜家必有陰為不測之
事仍欲盡殺大臣令方覇之　上王饋子雲酒野言曰光廟
出御便殿三問以承旨入侍令武士捽下以金礩言詰之三
問笑曰皆是也頎謂礩曰汝言猶回互不直我等意直如是
耳　光廟曰何為叛我三問抗聲曰進賜盜取人国三問為
人臣不忍見君父之見廢故耳問其黨曰彭年等及吾父耳

更問對曰吾父尚不諱況他乎時申叔舟在傍三問叱曰昔與汝在集賢時 英廟抱元孫步庭中曰予萬歲後須念此兒言猶在耳汝忘之耶不圖汝惡之至此也 光廟令叔舟避之○姜希顔辭連 光廟問三問對曰希顔寔不知矣希顔賢士留爲他日用希顔以此得免○成三問施烙刑顔色不變終不屈俞應孚灼鐵置腹終不服河緯地曰旣加逆名當誅復何問 光廟怒弛不施灼刑朴彭年稱 上曰進賜 光廟髮其巳李塏嚴刑之下色不變柳誠源初三問鞫時在館聞之還家上祠堂自刎俄而吏來磔屍○初 光廟之受禪也成勝以都摠管入直送奴政院數問之三問不答久之

起如厠仰天太息曰事畢矣奴以此白于勝々趣具馬歸家奴竊視之迸淚如泉即臥一室家人亦不得見唯三問來則辟左右密語而已至是被誅○衆村稿曰皇明於建文死節之臣景泰秉用之人卒皆追雪褒贈人傳家誦載之文字直書事迹以為後劝而我國則戊寅之變癸酉乙亥之変卒皆秘不蔑言今過二百年愈往愈甚如安平金宗瑞皇甫仁之誣死成三問朴彭年等之大節皆暗昧不傳然芳臭難混天理孔昭雖無文字之載録世間人口有未可掩者金宗瑞之忠大矣身不忘則國不革○三問之志悲矣其知不可為而為之矣我朝以士林名者多不得保其性命培養於 英廟

朝者見節於魯山輩除之際壞養於 成廟朝者盡爲燕山
時所斬伐其餘己卯乙巳之禍儒宗巨卿莫不被殪矣
南秋江所著六臣傳略抄
朴彭年字仁叟 世宗朝登第乙亥 光廟受禪彭年臨慶
會樓池欲自隕成三問止之曰尚有 上王我輩不死猶且
後圖之而不成死未晩也彭年遂與三問潛謀無何出爲忠
清觀察啓事於朝不稱臣但書某官某朝廷不之知也翌年
入爲刑參與三問及三問父勝武人俞應孚文官河緯地李
塏柳誠源金礩 上王之舅權自愼等謀復 上王天使来
光廟欲與世子請使設宴於昌德宫彭年亦以勝及應孚爲

雲劍當宴舉事閉城門除羽翼謀已定適於其日命罷雲劍世子亦不來應孚猶欲舉事彭年三問止之曰若舉事於此而世子從景福宮動兵則成敗未可知也不如俟他日應孚曰事貴神速今世子雖不來羽翼皆在此若盡誅之奉 上王号令千載一時不可失也彭年三問曰非萬全計也遂止金礩知事不成馳去與其妻父鄭昌孫謀上變告收彭年杖辭服　上愛其才密令人諭曰汝能歸我而諱初謀則得生彭年笑而不答稱　上必曰進賜　上令擬其口曰汝旣臣我今雖不稱臣無益也對曰我是　上王臣豈爲進賜臣也曾爲忠監狀牘未嘗稱臣校其啓目果無一臣字以小學

律身文章冲澹筆法慕鍾王云秋江所著傳○野言曰公号
醉琴軒忠孝出天嘗作歌曰金生麗水라ᄒᆞᆫ들 믈마다 金이
나며 玉出崑岡이라ᄒᆞᆫ들 뫼마다 玉이나며 女必從夫라ᄒᆞᆫ
들 님〻마다 조ᄎᆞᆯ소냐 ○光廟為領議政宴府中公有詩曰
廟堂深處動哀絲萬事如今摠不知柳緑東風吹細〻花明
春日正遲〻 先王大業抽金櫃 聖主洪恩倒玉巵不樂
何為長不樂賡歌醉飽太平時 光廟愛賞懸板○先生嘗
荐大年子憲皆死妻為官婢守節憲臨刑顧謂曰無以我輩
為乱臣我輩非若癸酉人焉遺集曰子珣之婦方娠命生子
則殺之朴之婢亦有娠言于婦曰主或生男當以婢生代之

及産生男婢易而子之名曰朴婢後自首特宥之改名壹珊同知朴忠後即其後也○朴崇章所記曰先生玄孫繼昌始錄用為參奉繼昌嘗於先生諱辰嘗見六人來上祠堂門覺而即供六位以祀○恥齋日記曰先生有忠孝大節當天順皇帝北狩不處正寢聞駕還乃復寢○戊寅記聞以此為河緯地事或云而亦皆為之○鄭寒岡曰士夫家有勳封君例不遷今先生豈特封君者哉命以永世不遷故以為定式云○

肅宗朝贈謚文忠

成三問字謹甫 世宗朝登第重試魁癸酉 光廟誅金宗瑞和并賜集兵諸臣靖亂功号三問恥之諸功臣輪設宴三

問獨不設乙亥 光廟受禪三問以礼房承旨抱国璽慟哭
光廟方俯伏謙讓擧首諦視之丙子與其父勝及彭年等謀
復 上王三問曰申叔舟吾所善然罪重不可不誅使武士
各主所殺刑即尹鈴孫主申叔舟會其日罷雲劍中止鈴孫
不之知方叔舟就便房沐髮鈴孫按劍而前三問目止之及
事覺被收 光廟親鞫曰何爲叛我三問抗聲曰欲復故主
耳何謂叛耶進賜卒日動引周公周公亦有是否 光廟頓
足曰受禪之初曷不沮之今反背我乎曰勢不能也徒死無
益故忍而至此欲圖後效耳 光廟曰汝不食我祿乎食祿
而背反復人耳名爲復 上王實欲自爲耳三問曰 上王

在進賜何以辱我乎且不食進賜祿再如不信籍我家訴之光廟怒甚令武士灼鐵穿其脚斷其肱而顔色不變徐曰進賜之刑慘矣三問載車出門顧左右曰若輩佐吾主致太平三問歸見故主於地下既其死籍其家乙亥以後祿別置一室書曰某年某月祿寢房唯一草薦而已有子五人長曰元妻為官婢全節云（右秋江所著傳）○公臨車載有詩曰擊鼓催人命回頭日欲斜黃泉無一店今夜宿誰家其女兒年五六歲隨車哭踊公曰汝男必死汝女也必生其奴泣而進酒公俯而飲之有詩曰食人之食衣人衣所性平生莫有違一死固知忠義在顯陵松栢夢依依○本傳曰公号梅竹軒生於洪州

嘗隱洞外家始生時空中有聞生子者三故名焉○旨赴燕人有請題白鷺圖公走呼曰雪作衣裳玉作趾窺魚蘆渚幾多時出圖示之乃水墨圖也足成曰偶然飛過山陰野誤落羲之洗硯池旨題夷齊廟曰當年叩馬敢言非大義堂堂日月輝草木亦沾周雨露愧君猶食首陽薇華人見之知其為忠節人也○先是　世宗時天使倪謙與三問唱和相得後天使張寧來聞三問死嘆曰吾師倪侍講常言東國無如成謹甫者今聞以非命死爾國事可知也仍作祿讓傳示之○重試對策居魁優等八人親試御題八駿圖任製各體李楞軒石亭製策天佑作之君聖人膺千齡之運地用莫如馬神

物被一時之能爲頭謹甫見而紿曰以馬對君無乃不可樗
軒舍之而製詩謹甫掠其勝爲箋占一頭樗軒曰此勝不屈
於人久矣謹甫曰我能屈不屈人之勝時傳爲美談○公神
主奉安魯隱洞家旭菴集曰南宅夏壽書云户吏嚴義竜於
仁王山崩崖得三箇神主其一成先生也其二即先生外孫
叅贊朴壕夫婦也聞先王之旧宅尚在洪州魯隱洞令姑奉
安于此余晉請廛錄嚴與道矣今先生神主又得現於嚴義
龍而權奉于先生彌甥四生之堂皆寧越籍也亦可異焉聞
丙子秋作先生夫人金氏自寫其神主抱負於琴屬處而奈
之及殁而其主歸於叅贊家叅贊亦絶嗣並埋云恩津地有

一墓長松生其傍至今指謂成公一枝徇示至縣因瘞于此云○肅廟朝贈謚忠烈

李塏字清甫一字伯高牧隱曾孫種善之子也生而能文有祖父風度再登科與西子謀詭鞠方三問彭年灼刑塏徐曰此何等刑也爲人瘦弱嚴刑之下顔色不變人皆壯之右秋江所著傳○公臨車載有詩曰禹鼎重時生亦大鴻毛輕處死還榮明發不寐出門去顯陵松柏夢中青野史曰清甫與謹甫從翁受命讀書津觀寺有紙燈照句從翁云提携憐不久朝日在扶桑謹甫云狂風吹不滅清甫云微月照愈光是氏全玉碎之兆歟○東閣雜記曰塏之叔父季甸出入光廟邸甚

啓塏戒之及是 光廟曰曾聞塏有此言心以為不肖果有貳心而然也〇配享韓山文獻院 肅廟朝謚義烈

河緯地字天章 世宗朝科壯元過闕必下馬雖雨潦亦冒避路及魯山嗣位八公子强盛朴彭年嘗借簑衣於緯地以詩答曰男兒得失古猶今頭上分明白日臨持贈簑衣應有意五湖烟月好相尋蓋傷時也及誅金宗瑞 光廟為首相盡責朝衣以前司諫退去善山 光廟白上以左司諫召之辭不就乙亥 光廟受禪請致勤至緯地就召拜禮叅取食祿自乙亥以後別貯一室而不食之丙子灼刑三問等次及緯地曰既加逆名厥罪應誅夫何問上怒弛不施灼刑與三

間等同日死右秋江所著傳○本傳曰公号丹溪居迎鳳里人謂迎
鳳先生 世宗培養人才至 文廟時方盛一時人物推縟
地爲首○野史曰 光廟愛其才密諭曰汝若諱初謀可免
公冷笑之○戊寅記聞曰英皇陷虜公曰天子蒙塵天下所
共憤海外陪臣豈可恬然每處外廊不入寢室志行如此忠
義可知○美酉歷代兵要成 光廟以總裁官請加諸臣資
如成謹甫柳太初皆受資公力辭大抵以爲主小国疑宗室
不當以爵賞籠絡朝臣○光廟以左司諫召之辭疏曰近日
之変簡策所罕或受遺輔主或叔父懿親與同休戚而不道
之甚乃至於此云云○公子長曰琫次曰珀緣坐將死珀年

十五憩於都事願訣老母而死入内拜母辭曰父既以國法
死兒何獨生雖無朝令固當下從但有妹未笄沒為賤隷悲
失節也遂出就死人皆歎縛地有子矣○肅廟朝贈謚忠節
柳誠源字太初　世宗朝登第癸酉百官上請慶　光廟比
周公令集賢起草諸學士皆亡去柳誠源在焉迫脅製進歸
家慟哭及曾山為上王授司藝丙子事發拿三問等誠源時
在館有諸生以三問事告之即還家與妻酌酒訣上祠堂久
不下往視之不脫冠帶拔佩刀自刎救之無及俄而吏來出
尸戮之右秋江以著傳筆苑記曰集賢殿南柳枝已已庚午間白鵠
來巢癸酉柳盡枯或戲之曰禍必自柳始公敗集矣尋罷其

言果驗○筆苑雜記曰　世宗時宋史未到集賢諸公論宋人物王安石合在奸臣傳或曰安石文章節義多有可称其心在於憂國愛民只坐迂闊執拗令在列傳公力主其議宋史來果在列傳公喜曰益斋讀資治作詩云那將周餘分續我唐日月後得綱目朱子黜武尊唐益斋頗自負其雖不敢比益斋當受諸君降幡○肅宗朝贈謚節義

俞應孚我人也丙子事發拿至　上問曰汝欲何為對曰當請宴日欲以一尺劍廢足下復故主不幸為奸人所發足下速殺我　光廟罵曰汝托名復上王圖社稷耳今武士剥膚而問情不服顧謂三問等曰人謂書生不足謀果然曩者吾

欲試劉汝輩止之曰非萬全以致今日汝等無謀何異畜生
白上曰如欲問情外事問彼豎儒即開口不言 上愈怒
令灼鐵置腹上油火并煎顏色不變徐待鐵冷取鐵擲地曰
更灼來終不服而死應孚性至孝家無甔石而養母之具亦
罔不足爲寧相莚席遮戶有時絶粮妻子怨罵死之日哭謂
路人曰生無所庇死得大禍初擧謀時衆中奮拳曰誅權擘
韓明澮比一拳足矣何用大劒爲咸吉節度有詩曰將軍持
節鎭夷邊紫塞無塵士卒眠駿馬五千嘶柳下良鷹三百坐
樓前可見其氣像云無子有二女右秋江所著傳○肅廟朝贈謚忠
武○六臣傳末曰太史公曰君子云殷三東六伯夷採薇周

德不墜嚴光釣魚漢切無損嗚呼使六臣寄丹心於金石保
白首於江湖則　上王之壽可延　光廟之治益隆不幸中
心所激遂陷焦原哀哉敬作辭曰厲風初霽衆壑爲塞霜雪
皎皎松獨也惡有臣之首愛君而白有頭可截節不可屈他
人之粟寧死不食孤竹清風柴桑明月土中有鬼冤血可掬
○西崖集曰秋江六臣傳以傳聞記之未免謬誤如河緯判
一節尤誤予得見魯山日記　世宗命集賢儒臣纂歷代兵
要魯山癸酉春其書成　光廟請加儒臣資公力辭因下鄉
其十月　光廟靖亂召公公上書辭而令秋江記癸酉十月
公盡賣朝衣退去又曰　光廟受禪就召拜祀恭其去似矣

而失寔其說甚無義蓋公上疏後未幾還朝是時魯山尚未
遜位也
○東鶴寺招魂記曰工議李徽(李塏妹夫)聞事覺詣政院告曰臣
即欲啓未得其寔不敢即啓云於是李塏朴彭年成三問河
緯地柳誠源朴仲林(彭年父)大年耆年永年引年(皆彭年弟)權自慎
魯山舅金起文成勝(三問父)三顧三省三聘(皆三問弟)俞應孚朴靖來
石同崔得池尹鈴孫沈慎李禎祥李智永李祐基權署崔斯文
鄭冠奉金湛金善之李昊張貴南李末生李午沈上佐黃善
寶趙清老金九知李徽依律論斷許慥(李塏妹夫)自刎死
○魯陵誌曰監察鄭保圃隱孫也與朴成友善其庶妹爲明

澮妾六臣獄起保往訪問相公何往妹曰鞫罪人在闕保揮手曰令公若殺此人當爲萬世罪人即拂衣去韓啓鞫保曰常以朴成爲正人故有是言　光廟命轘之問左右此何許人曰鄭某孫　光廟止之曰忠臣之後減死流配後有司乃以逆律破瀦焉　肅廟朝　端宗復位号後復保官○李檮軒名亨墓碑曰公聞六臣死詩曰虞時二女竹秦日大夫松縱是哀榮異寧爲冷熱容人有請治　上曰詞人詠物何必深究○魯陵誌又曰露梁南岸有五塚各樹小石曰某氏之墓世傳有僧取六臣之尸負而瘞之僧是梅月堂而但無其一云　仁廟章陵創時除道官不知而圯夷之　孝宗庚寅

朴彭年孫崇古復封墓而竪石河天章墓在善山與夫人同
原露梁只有五墳豈以河出歸葬而然歟○東閣雜記曰
仁廟朝韓浚啓曰　世祖嘗教曰朴彭年等當代之乱臣後
世之忠臣為此微言以曉子孫○石潭日記曰　宣廟朝朴
啓賢論成三問之忠曰亡臣傳是南孝温所著願上取覽
上乃覌之驚憤將悉焚之領相洪暹極言其忠辞甚悬切侍
臣有墮淚者　上感而止昔金宗直啓于　成廟曰成三問
是忠臣也　成廟變色宗直徐曰脫有變故臣當為三問
成廟色定惜乎無以此言於上前者也○眉叟撰六臣起塚
碑曰六臣塚在西湖露梁下江崖世傳古時僇人於此云皆

刻石曰朴氏俞氏李氏成氏之墓盖朴氏墓最在南次北曰
俞氏墓又次北曰李氏墓又次北曰成氏又有成氏之墓在
其後十許步自古以為成氏父子之葬而在後者成勝墓云
嗟呼六臣之死不知其收葬者為誰刻石表其葬者又為誰
盖皆沒其迹後世莫知也必有賓客慕義竊負葬之刻石表
其處故匿其名為某氏如婦人之表耶嶺南一善府有河氏
墓獨柳氏無葬處其傳曰自剄死之追取尸磔之云然則施
刑先後不同磔死入其地又不同其收葬處異耶或不幸而
終無葬耶嗟呼不可知也 湖西洪州有成氏葬忠州有朴氏葬成氏有外子
孫相傳所謂成氏墓藏其一體云朴氏墓亦如此未可知也

朴氏有六世孫令翊贊崇古封其墓表其處屬余俱記其顛
信欲不沒於後世嗟呼亦仁也銘曰忠臣之埋志士之悲眠
俗之傳百代之顛而之人深目而髯得其實者伊誰 上之
三年辛卯仲夏日長至許穆箸曰孝廟朝趙絅疏請六臣旌
閭八年贊善宋浚吉請立祠賜額 肅廟朝江華留守李選
疏陳魯陵六臣及皇甫仁金宗瑞之冤曰 聖祖雖當危疑
不得不除而當時下教曰三問亦今世之亂臣後世之忠臣
記昔儒臣宋浚吉陳三問事于 先王 先[illegible]曰三問乃古孝
儒之類也爰滌諸臣罪名其不在於聖明之繼述乎 答曰
士林尊慕不必禁止此外有難別施恩典也後 端宗復位

後寧越六臣祠賜額○肅廟朝 世祖癸酉諸臣復官議大臣李頤命議丙子諸臣殆甚於永樂之方鐵而 聖祖教曰三問等今世亂臣後世忠臣此而尚然况於癸酉諸臣乎且聞公州東鶴寺 光廟所臨幸而世傳伊時寺僧設齋以慰寃死魂所謂招魂記尚存而皆錄癸丙諸臣之名云國家威刑甫定縉徒宜不敢私設齋招魂死者如有知也諸臣者已識 聖祖惻怛之仁矣自聞莊陵之復其深望乎聖世者當復如何 光廟訓 睿宗有曰予當也而汝當恭汝若拘吾迹不知變通則圓鑿而方枘也 聖上深惟大義已擧莫大之典則餘無可拘彼六臣者既復官賜祭何獨於癸酉諸

臣不遵拘吾迹不変通之遺戒乎　英宗丙寅命復金宗端皇甫仁鄭苯官爵又命安平大君復官并賜謚又贈嚴興道亞卿○六臣祠額彰節成公謚忠文朴忠定李忠簡河忠烈柳忠景俱贈吏判俞忠穆贈兵判露梁墓立書院賜額愍節褒德建山皆有祠愍節祠碑文曰五壕標以俞朴李成姓氏又有一成氏此則成公之父勝云河公墓在善山柳公墓不聞所在蓋禍作有僧負瘞之或云梅月堂云事多難辨河柳之墳亦安知不混於此耶

○任圃樵丙辰丁巳録曰許詡不係丙子而抗節相符故秋江六臣傳與爲七臣詡之子修撰慥以李塏妹夫亦被丙子

禍

許詡傳詡領相穪之子也家世忠孝　文宗昇遐與金宗瑞等受顧命輔幼主爲左叅贊　光廟在首陽邸赴京詡曰主少國疑公子去將何之　光廟心韙其言癸酉皇甫仁金宗瑞等皆死羣臣入賀詡以有前言得無死及入與宴鄭麟趾韓確等拊掌喧笑詡獨愀然不食肉　光廟問其故托以齋日已而命梟仁宗瑞等首詡曰此人胡大罪　光廟曰汝不食肉意在此對曰然朝廷元老同日死詡生亦足矣忍食肉乎因流涕　光廟怒甚猶惜其才不致之死李季甸力勸謫詡於外竟縊殺之初詡之拜承宣也穪有憂色曰天道滿招

損綱無功德位極人臣子又承宣許之禍無日矣請死而許
之皆禁錮其言驗矣
○丙子夏六月二十八日降封 上王爲魯山君安置于寧
越錦城大君瑜安置于順興○金石一班曰六月二十一日
百姓金正水告于尹士昀云判敦寧宋玹壽判官權完謀逆
士昀以啓下玹壽完于禁府仍下教曰前日成三問言上
王預其謀百官合辭上王得罪 宗社不宜居京予不允到
今煽亂繼踵茲從羣議降封爲魯山君俾出居寧越以保終
始命中樞事魚得海率軍五十名護送同史曰魯山發寧越
上命宦官安璐餞于華陽亭魯山謂璐曰成三問之謀吾知

之而不啓是吾罪也◇世祖實錄曰丁丑六月降封魯山君
嬪向寧越大妃降爲夫人命營室東門外以居焉　顯德王
后遷陵誌曰丙子五月遜于外降封君國朝譜牒註曰乙亥
降封君嶺南野言曰魯山以上王居別宮成三問之謀既敗
鄭麟趾等疏不宜享上王位号請早圖以防後患云海東野
言曰三問等誅遷　上王于寧越云論思錄曰丙子三問事
嬪遷　上王于寧越云魯陵誌曰按國史曲　上王居錦城
家及降封君安置寧越俱係丁丑年昭陵遷葬誌以爲丙子
三問亦被誅魯山降封君遜于外其下有明年丁丑之語則
降封遜外案在丙子野史皆非誣也國史所載魯山語安潞

云云者所以成魯山之罪而足為三問先後遷越之證且取
春三月子規詩叅之則寧越之遷已在丁丑春前然則出居
錦城家遷于寧越並為丙子事無疑也實錄則右兩段俱係
丁丑陰崖記有曰此特狐鼠輩奸媚之筆也實錄亦不可盡
信也○魯陵誌曰禁都名失其侍置 上王于寧越清泠浦夜
坐甽離哀而作歌後萬曆丁巳金龍溪止男到錦江聞女娘
哀歌蓋都事所作也俚語難傳用意作短歌曰千里遠遠道
美人別離秋此心無所着下馬臨川流川流亦如我嗚咽去
不休其都事謌曰千萬里머나먼길의고온님여희옵고내
ᄆᆞ음둘듸업서냇ᄀᆞ의안ᄌᆞ시니져물도내안갓도다울어

此下四止住外○丙子錄曰　上王移寓客舍東軒每登觀
風梅竹樓夜使人吹笛又詠短句曰月白夜蜀魄啾(一作月欲低蜀)
魄含愁情(一作相思憶)倚樓頭爾啼悲我聞苦(一作你声苦我聞哀)無爾声
無我愁寄語世上苦勞人慎莫登春三月子規樓園人聞之
無不流涕又詩曰一自寃禽出帝宮孤形隻影碧山中暇眠
夜夜眠無暇窮恨年年恨不窮声斷曉岑殘月白血流春谷
落花紅天聾尚未聞哀訴胡乃愁人耳獨聰每於清晨出坐
大廳着袞龍袍拋欄而坐見者無不起敬時境內旱焚香自
禱天雨輒注○時寧陽尉鄭悰竄賜死公主即　文宗女也
沒為順天官婢府使呂自新將以官婢之役使喚公主直入

大聽設奕猗而坐曰我王女雖定配守令豈敢役守竟不得
佳婿云
丁丑冬十月錦城大君瑜順天府使李甫欽謀復魯山事覺
而死丙子錄曰錦城與甫欽潛結南中士將叢順興兵以迎
魯山甫欽草檄〻文只傳一句挾天子以令諸侯疇敢不從
討亂賊以安宗社是君所願云官奴窃其檄上京豐基縣監
者逐之奪其檄先上变遂得大功甫欽被收死野史曰甫欽
馳至縋上变初以自首免死竟坐草檄被誅丙子錄又曰錦
城係安東獄一日裸身挺出不知所之驚惧大索有頃錦城
自外至談笑自若曰我避汝等不得追矣然衆人死不如一

人死也整衣冠拭胡床坐金吾郎曰可拜殿牌使西向拜錦城曰吾君在寧越遂北向痛哭四拜飲藥未絶縊而卒衆莫不憐之南中義士多死於是獄竹溪之水盡赤云○英宗丁丑錦城九代孫震秀上言訟冤命復錦城爵贈李甫欽吏判○漢南君𤥽永豊君瑔（皆世宗子）并安置宋玹壽絞○東鶴寺招魂記宋玹壽權完崔沔李方楨朴閏金得誠李祥孫金貴會金叩李柳垈尹音金得祥吉由善崔燦曺熙徐盛金謙許遂洪九成洪玉峰崔永孫崔自濂陳有蕃趙由礼睦孝智成文治李閏礼李敬申之孟之仲之謹内官嚴自治○是年太白晝見流星出紫微帝座光七爛然觸地有声

○是年十月二十四日酉時　上王遇害　世祖實錄曰左
賛成申叔舟獨啓曰去年李塏等以魯山為君而為之今瑜
亦欲挾魯山倡亂魯山不可安居也領相鄭麟趾左相鄭昌
孫吏判韓明澮與叔舟啓曰魯山為叛逆所主不可安居傳
曰廢為庶人可也麟趾等又啓　上命瑜賜死麟趾等更啓
魯山聞之自縊而卒以禮葬之○海東野言曰時朝臣請處
魯山以絶民望史臣記曰魯山聞而自縊丙子錄曰丁丑十
月命賜死禁都王邦衍奉藥到寧越躑躅不敢入羅將以時
刻遲誤頓足都事不得已入伏庭中魯山具翼善冠袞龍袍
出御堂中問所以來都事無以答魯山坐椅不動謂監刑官

曰予無受旨處予不可下庭汝可來殺我監刑官俯伏不敢
仰視有一貢生常侍者自請以一條弓弦從面隙係頸而絶
時春秋十七歲貢生行未出門九竅流血而斃侍女從人爭
投郡之東江浮尸滿江是日雷雨大作烈風拔木黑霧瀰空
經夜不散○越郡諺傳曰 上王哥御客舍村氓輒來謁及
遇害之夕一村氓以事入官路遇 上王乘白馬騰棡上東
谷去氓伏謁路傍問將向何處 上王顧謂曰吾將遊太白
矣氓拜送入官則 上王已遇變矣○嶺南野言曰戶長嚴
興道哭泣備棺翌日率吏民瘞于郡北五里冬乙旨云嚴之
族屬惧禍爭止之嚴曰爲善被害吾所甘心其後子孫多屬

貫云松窗雜記曰魯山祖棺斂不具只藁草為殯一日有年少僧来哭自言有蒙恤之分留連數日一夕負尸而逝或云焚之山谷或云投之江中今之塚墓乃虚葬也二說不同以佔俾之觀之投江之說無疑然則僧乃胡僧猶璉之類而其為奸臣亦所指揮者乎天長地久恨其何極○遜耽篇曰魯山遇害命沉于江玉體逐洄漩去而復還十指纖纖如玉浮于水面陪吏失然其家漆棺初為毋設乃潜收玉躰而殮之未幾又有昭陵之変命掘而沉之使臣不忍掘佯若掘去而還掩云○陰崖日録曰當初不諱之日郡吏嚴興道臨哭具棺恐有異論即瘞于此云云寺云忠義輩潜拔法物移瘞是浪傳

也史云曾山聞錦城敗自盡此皆當時狐鼠葭葦也嗚乎當
時販君規利置其君於淫禍然後快於心者其視嚴君為何
如邦

寧越倅連七人暴死朴忠元以死罪黜為倅祭文曰宗室之
胄幼冲之辟適丁否運遯于僻邑一片青山萬古冤魄庶幾
降臨式歆芬苾自後無患

林白湖悌作愁城誌曰哀々苦々不忍言者齊王客於松
栢義帝死於江中移國亦足置死那忍忠臣之淚不盡烈
士之恨有阮又作元子虛夢遊錄曰元子虛者慷慨士也
仲秋之夕倚榻而眠身忽輕擧至江岸時夜將半月色如

畫芦葉楓林愀然乱目如有千載不平之氣乃吟一絶曰
恨入江波咽不流荻花楓葉冷颼々今明認是長沙岸月
白精灵何處遊徘徊傾耳忽聞笛音芦花深處閃出一箇
好男児幅巾野服凛々有首陽之風来揖于前曰子虚来
何遅吾王奉邀乃肴随而行有亭臨江一人憑欄而坐衣
冠如王者有五人侍側儀貌堂々神采揚々胸蔵卯馬韜海
之志腸蘊擎天捧日之忠真可謂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
命者也子虚跪於末席子虚之上則幅巾者也相與論古
今與此幅巾者歔噫而言曰堯舜湯武萬古之罪人也後
媚取禅者籍焉以臣伐君者名焉王乃正色曰是何言也

有四君之聖處四君之時則可無四君之聖非四君之時
則不可王乃持盃哽咽顧謂六人曰盍各言志以叙幽冤
字王乃歌曰江流咽咽兮無有窮我恨長兮與之同生為
千乘兮死作孤魂新乃為主兮帝乃陽尊故国人民盡輸
楚籍六七臣同魂寐有托波声月色使我心悲悲歌一曲
天地悠悠歌罷五人各詠一絶第一坐者 朴彭年 吟曰深
恨才非可托孤國移君辱更指軀如今俯仰慚天地悔不
當時早自圖第二坐者 成三問 吟曰受命先朝荷寵隆臨
危肯措指微躬可憐事去名猶烈取義成仁父子同第三
坐者 李塏 吟曰壯節寧為爵祿淫金章猶挹採薇心殘軀

一死何須說痛哭當年帝在郴葬四坐者河緯也吟曰微臣自有膽輪囷那忍偷生見喪淪將死一詩言也善何能慚愧二人心葬五坐者柳誠源吟曰哀哀當日意何如死耳寧論身後名最是千秋難洗恥集賢曾草賞功書幅巾者南孝溫乃長吟曰擧目山河異昔時新亭共作楚囚悲心驚與廢肝膽裂憤功忠那滿淚垂栗里清風元亮老首陽寒月伯夷飢一篇野史堪傳後千載應為善惡師吟訖屬子虛子虛乃悲吟曰往事憑誰問空山土一丘恨深精衛死魂斷杜鵑愁故國何時返江樓此日遊悲涼歌數闋殘月荻花秋吟罷滿坐愀然泣下無何突乃一介布士面如

重秉日若曙星文山之義仲子之清威風凛凛謁於王前碩謂五人曰吳腐儒不足與成大事也乃拔劍悲歌曰風蕭蕭兮木落波寒撫劍長嘯兮星斗闌干生全忠孝死作毅魄襟懷何似一輪江月嗟不可與慮始兮腐儒何責歌未闋月黑雲愁雨泣風噫疾雷一声皆悚然而散子虛亦驚悟乃一夢也○南趎姉影賦曰天理人倫一時並夷地下冤鬼哭人間公論明庶人庚纘弘詩曰行人莫唱子規詞此曲當年未盡悲惟有六臣長夜泪魯陵松柏洒無枝賤女李媛詩曰一抔青山塟我君哀詞吟斷魯陵雲妾身亦是王孫女此地鵑声不忍聞○思齋摭言曰　世宗朝以廣平大君與為恭順公

芳蕃後錦城大君瑜爲昭悼公芳碩後立爲奉祀當時無異議今 上丙子欲立廢主後奉祀衆議紛然竟未行已亥李若冰請立燕山晉山後以奉其祀拿獄竟罷職亦可觀世變矣○中宗丙子遣承旨申鏛祭晉山墓鏛還奏墓在郡西五里路傍高僅二尺義塚傍列而邑人傳稱君王墓云今衰癈祭之吉凶禍福皆就祈禱婦孺傳說分明而爲鄭構趾奸賊輩所誤致令我君不終云○宣廟朝江伯鄭澈疏請封墓立碑遣承旨李海壽致祭○光海時以禮判李廷龜啓每寒食及忌日遣官致祭定守塚人夫人墓依此例○閒居漫錄曰 肅廟戊午尹鑴主晉山復位之論薦

紳閭巷莫不為快許公積獨以為難金公錫胄聞之許曰非
為不可但東西分黨後其人敗則必并其事斥之此論出於
尹希仲他日西人復秉政希仲必受禍若與此事而翻改則
其傷國體何如也吾必是其論而不為贊助者此耳許穆記
言曰希仲常大言魯山事尹鑴舉吾作魯陵誌希仲言於玉
堂精寫以進亦請於上特祭魯陵欲復位張本也又致書
於我欲上劄我以不可復書曰當時六臣事固是非之所不
到頃年作成三問廟於湖西僕以為立廟不可况此事何事
也復貞陵事与此事體一也先王之教置 太宗於何地者
此也希仲又書責我々不答作上議以待下詢曰此臣子之

不敢言者也鎬等貽書劾臣〻答以大不可之意萬一事得施行臣未知慚德之所歸也臣爲君隱子爲父隱故春秋諱魯先君之過令鎬欲正先王之事非孔子之教也○甫南戊寅前縣令申奎請復位號疏曰時移事往亡靈已卒蓬科蕪沒狐兎躑躅春風杜宇長入騷人之句麥飯寒食空吞野老之拜天荒地老哀恨難表云〻命百官會議領相柳尚運議 中南時有立後議相臣鄭光弼以爲不可輕議云立後猶如此況追復位號乎左相尹趾善議魯山之貶蓋因大臣事 聖上旣褒其忠則故主不可復存嫌碍右相李世白議崇奉之議宜無异同領府事尹趾

完議闕典有待克完縟儀判府事崔錫鼎議追復雖不敢
議自官建祠四時行祭左參贊尹拯議非常之典豈在
聖斷領府事南九萬議 光廟靖亂雖曰受禪宗則革除
後嗣王唯當爲親諱而已弘光之追上建文謚與此相類
未幾身禽國滅向日尹鑴以此爲請今何可從鑴說予農巖
日南相獻議非但持難而全無惻怛意其狠愎不仁可見矣○備忘記曰申奎之疏讀
未半而感懷自切於中無乃祖宗之靈悅豫於冥冥有相
感之理耶其令禮官亟舉縟儀上魯山廟號端宗府夫
人宋氏謚定順 祔廟後御製詩曰興言疇昔事感淚幾
沾裳授受同堯舜聖神邁禹湯縟儀追舉日 世祖德彌

光獲遂平生願歡欣我獨長○南九萬遺事云 端宗復
位公極陳其難安及入廟日曉有大風捲起 世祖室承
塵板茸得鎮之云○摠理使崔錫鼎啓曰往在乙丑設六
臣祠於位板所奉旧祠之南論以常規陵寢大巢內人臣
院宇固不當存而 端宗以代遠直躋永寧殿無配享臣
矣六臣異於他臣陪衛仙寢幽明同間仍存勿移似無不
可矣 上曰杜甫詩一體君臣祭祀同六臣祠宇仍存可
也嚴興道贈官配享六臣廟後因右相李世白所達移建
六臣祠於龍廟內開曠處○上又教曰君臣之義無所逃
於天地間其時貢生當論以逆律如有流傳姓名令本道

啓聞可也○艮齋漫錄曰　端宗追復位号柳相尚運爲
都提調以仗前行諡冊已裝柳相從後陪進上馬無端馬
驚落傷不得陪進告廟夕大風撤簾遮帳及祭床所鋪油
芚皆裂破一世祖室前藻井板子傾仄移次明年又有莊
陵〻上崩頽事發百年寃鬱方伸而有此變是天意未可
測也
○定順王后宋氏墓在於端宗甥侄海平府院君鄭眉壽墓
山内即楊州乾川面也○月汀漫筆曰魯山妃宋氏没爲官
婢申叔舟欲以功臣婢子受出至於上請　光廟不許未久
命養鄭眉壽於宮中云后生時頻處東郊岩望魯陵故自

朝家營室于東門外号英嬪貞洞而后別搆草屋數間居焉
素衣素食以終天年端宗上仙後六十七年中廟辛巳
昇遐後事屬於鄭眉壽故端宗及后兩位神主在鄭家世
祭云是摠理使崔錫鼎啓曰今此鄭眉壽諸塚非封陵後
入奚之比雖非血屬既托後事又托軆魄於其山則恩義不
以幽明有間令若封陵之故遷移求之神道必有不安的處
似當 上曰仍存可也

端宗遜位後不仕人

金時習麗朝快軒金台鉉之後也字悅卿號梅月堂 肅廟朝贈執義難胞八月
自能知書三歲後綴詩有碾麥吟曰無雨雷聲何處動黃雲片片四方分五歲屬

文許相稠訪之曰以老字作句應声曰老木開花心不老
世宗召于代言司命知申朴以昌試之曰童子之學白鶴
舞青空之末時習曰聖主之德黃竜翻碧海之中 傳曰
予欲親見恐駭人聽待年長將大用卽賜帛五十疋使自
運去時習各綴其端曳之而出由是声振一國称以神童
端宗遜位方讀書于三角山卽閉戶大哭盡焚其書發狂
陷溷廁而逃之托迹緇門僧名雪岑又号清寒子東峰望
山清隱贅世翁狂吟放浪世以狂僧目之或便旋道路不
避稠視羣童爭擲瓦礫逐之其臧獲田宅任人取奪復忽
面爭伏對竟獲理官券成仰天大笑裂而投之戲人海俗

如此諸比丘推為神師合辭請受金篦之刮岑曰諸大開
法宴緇流坌集羅跪岑曰可牽一牛來衆莫測所以牛繫
庭下又曰將芻來令置牛後大笑曰爾等欲聞法類是矣
緇衆赧然而退○鄭湖陰入中朝遇詩僧請見東國詩乃
書自己佳作四律十首示之僧不許可鄭謂僧不解詩又
書東峰四律二首示之僧即盥手燒香讀之曰此物外高
蹈者之作非君輩可及鄭吐實謝之○梅月哥手畫老少
二像自贊之辭曰爾形至藐爾言大侗宜爾棄之溝壑之
中所箸詩文散失李陰崖朴訥齋尹春年先後裒集行于
世或云又多幻術驅促猛虎變酒成血吐氣作虹邀諭五

百羅漢亦不可畫信云所箸金鼇新話歷代年紀行于世看叟清士傳曰既茶毗為之立浮居有四方一千六百紀山紀地二百又有詩卷陰崖公讀其文曰跡佛而儒行者也東峰親筆詩帖跋曰陰崖公稱其書古淡字畫均適余昇覌其書果然無一字放散一一心畫可見斯人者縱詭乖絶俗然其心於文與書可見□徐四佳居正方趍朝辟人時習衣藍縷帶藁索戴敝陽子杞前導仰首呼曰剛中安否居正笑應之駐軒語有一朝士受侮見居正欲啓治之居正搖首曰今罪此人百世之下必累公名知館事金乖崖守温以孟子見梁惠王為論題試諸生一生見時習

子三角山回乖崖好劇此宜合論題時習笑曰非此老不
出此題乃走筆成篇曰生爲自製試瞞此老手温讀未終
遽曰悅卿近在何山云其論以梁惠僭王而魏斯又簒逆
孟子不嘗見云一日街上見領相鄭昌孫過市大呼曰彼
漢宜休人皆危之絶交惟南孝温安應世洪裕孫秀川副
正輩數人終始不渝云居中興寺最久每雨後作短絶百
餘篇擇溪邃處而坐或作詩或絶或律或古風書紙放流
値皓月獨坐咏離騷輒哭嗜酒醉則輒曰不見我 英廟
流涕悲甚入金鰲山作新話藏石室後世必有知岑者云
大抵述異寓意作也 申叔舟聞其入京使主人勸酒醉後

輿入其家酒醒知見欺驚起欲去叔舟執其手曰恍鄉何
無一言耶時習含口絶裾而去自是並秘跡俗傳叔舟出
太公子陵釣魚圖示之時習作詩曰風雨蕭〻拂釣磯渭
川魚鳥已忘機如何老作鷹揚將終使夷齊餓採薇又曰
桐江〻上釣烟波生計蕭條一箇簑漢殿若無星霜動千
秋迄不累名加年四十七為文祭祖父長髮娶安氏女為
妻未幾妻歿復還山作頭陀形終于鴻山無量寺遺戒無
燒葬權厝寺側三年啓殯面如生以為佛竟荼毗之
趙旅號漁隱
元昊號觀瀾以 文宗朝直提學 端宗初退居原州

端宗遜位晨夕涕泣蘆望昇遐即入寧越服方喪三年寢
處土宇終制後還家坐必東向臥必東首以在陵在東故
也 光廟除户設累召不起從子判書孝然請見不許親
知之仕於朝者多來絶不引接有一觀察簡其從徵服往
見初不覺出迎面之則觀察也便揮手却走而入若將浼
焉觀察悵然而歸○書廟朝旌閭享耘谷院明谷集曰論
者云悅卿今之伯夷六臣令之方練焆村霧巷比六臣較
高霧巷即公所居焆村崔直學德之也
奇處歸 家在青坡徒步往來泮宮誦中庸大學
英廟朝以布衣擢拜特平歷參判大憲官至判中樞錄清

自古者婦女無蓋頭公創新製以進卽俗名曰羅兀也
端宗初休官退居托以青盲光廟潛邸時三訪持針擬
刺試之公不目逸竟不起以此免禍○平生不食鰒人問
其故曰嘗為濟牧時見民困苦採捕故不食耳○公為濟
牧其俗不葬其親死輒棄壑公教之葬窆一日要見三百
餘人拜謝曰賴公得免暴骸無以報恩今年生英孫是歲
子掌令軸生子襸官應教襸五子逈适遠進遵逈持平遵
服齋進子大升卽高峰适子大昇掌令服齋子大恒判尹
子自獻領相
崔德之號烟村迂叟以直學登百炳參不仕居以南原府

使退去靈巖扁樓曰存養 文宗召拜藝提告老而歸鄉
士賦詩贐行癸酉之間國家多故以此世稱其明智
申末舟字子楫號歸來子文忠公叔舟第也官大成乙亥
後退歸淳昌別墅雖文忠不能强起之也卜築數楹扁以
歸來一時名流歌咏其事徐四佳居正作亭記姜私淑希
孟作歸來詩郡人立祠祀之
金淑滋字培之號江湖冶隱門人官司藝 贈直學 昭憲
王后 世宗文宗喪持服如一 世宗喪哭曰所天崩矣
文宗喪又悲曰嗟々予嗣君乙亥退歸密陽○子佔畢齋
尹盡官礼郎 端宗遜位後棄官入山臨終書忠孝二字付

其子
李孟專守伯純兵判審子也登文科歷正言知時事艱危
求外補居昌縣監以清白聞號耕隱 光廟受禪托以盲
聾歛跡杜門時年五十声名藉藉猶自韜晦謝絶人事惟
畢齋入謁則開門心語或爲酬唱坐無薦席食無匕箸與
夫人金氏年皆九十餘卒子孫衆多○弟季專兵叅
安止号皐隱乙亥以領樞退歸托盲杜門○晉爲大提學
時文士趨附安平大君稱不能致公屢簡請邀或書屛簇
以寄則曰大君簡何可坐荅當親謝云竟不往一日諸文
士有製述爭高下曰此老當知之爲往質之公故以盲者

為下〻者為髙諸士笑曰此老衰耗不足較遂絕延謝
光廟即位甚重之○謏聞瑣錄曰皐隍以閔辦史事時提
調論貶于本貫康津下諭監司每進膳封餘必賜公受呑
而啗如是優遊數年一日朝參 上御坐而申文忠韓忠
成不及陞乃進謝曰適有故人自遠方來共話款懷不覺
晩到 上曰誰耶曰安止 上喜曰吾亦欲見大意召來即
令進豐呈終日歡洽命陞崇政
丁克仁号菍角又号不憂軒乙亥以正言退歸泰仁訓後
學吾有詩曰長占青山又白雲不憂軒上事天君飢飡渴
飮閑中味明月清風可與云三灘李承召送公還鄕有詩

曰草堂留在古山隈翠竹蒼梧手自栽不待鹿生題已決
歸心火迫政難裁

權節號栗亭膂力絶人與南怡齊名 光廟在潛邸聞之
臨其第密諭大事節佯聾不應遂為韜晦托病往終不仕
可謂不負其名矣著栗亭亂稿栗谷為之序 肅廟朝旌
閭

丁丑冬 命葬昭陵 光廟之三年也全在一班回初 文
廟在東宮行嘉禮于上護軍金五女號徽嬪數年挾娼道事
覺廢又冊宗簿丞奉礪女號純嬪過八年以失德廢立良娣
權氏為嬪即 顯德王后也年二十四誕 端宗致病七日

而葬矣于安山號昭陵丙子六月二十六日政府啓曰顯德
后母阿只及弟自愼伏誅其父專已沒追廢爲庶人魯山已
降君其母不宜保名位請廢爲庶人野說曰 上王遇害后
母顯靈於闕屋上曰殺人之子人亦殺其子 光廟一夜夢
見顯德披釼至罵曰奪國已足殺之何罪卿則人君雖不可
犯當殺汝世子直走東宮 光廟驚悟徙候世子則已無及
救矣 光廟大怒即命發昭陵先剖石室出梓宮重莫能
動軍民惟駭即爲文祭之梓宮乃出投諸江水暴置岸上三
四日乃命以民礼移厝水濱或云祭告厥由則梓宮乃爲順
路泛江便礙於陽川渡口不肯泛下大海一日飄泊于沙場

一海人見之潛埋及復陵時歲月已久不識其處其海人年
踰百歲乃告玄宮所在云陰崖雜記曰初葬陵前數日夜半
婦人哭声自陵中出云將壞我室予將疇歸声動里閭未幾
變作云陵廢後民取木石必有疾疫牛馬殘斃風雷忽作人
皆神之莫敢近焉

○成宗朝南秋江孝溫疏請復昭陵不報棄科業從悅卿
遊一日悅卿謂秋江曰我則受英廟厚知爲此宜也公則異於我何
不爲世道計也秋江曰昭陵一事天地大變復昭陵後赴
擧不晩也悅卿不復强之○燕山初年金馹孫疏請復昭
陵不報○南袞復昭陵疏可以泣鬼神古人云天下有可

蹶之人無可蹶之言○中宗癸酉命復昭陵、之蹶至是
五十七年人心沉痛冀復者久搶討蘇世讓首發其論皆
以爲可獨柳順汀堅執申用溉張順孫金銓及臺閣之論
關而不行金安國等上疏以際怡闕之勢順汀得病出會
雷震太廟木 上問闕失皆以昭陵爲對乃復初搢紳畏
禍頌聖時柳雲爲於李陰崖 耔居憂貽書曰顯陵在天之
靈悒悒無偶昭陵之魂抱冤無窮忠臣義士之目何時得
瞑乎及穆陵陰崖進輓詩曰拱日升黃道乘雲事異亘陞
嘗敢有極天今照無私宗社開新慶乾坤定旧仪微臣陪
素杖和淚寫哀詞陰崖雜著曰昭陵旧在安山里有寄舍

臨海丁丑秋齋僧夜聞婦人哭声自海漸至山下而止曉
僧往視之有漆棺泊渚中驚相刈草覆之加渚土掩瘞自
後潮汐沙積成陸便生草只以土墓處指為藏棺令負韓
宮莫的所在齋据其泥生处未得見監役官學神人言加
掘一尺許始見漆板遂得法物云龍泉談寂記曰監官假
寐后親憑几見王后仅雨了紫侍從監官勞之曰余和寧
辛苦監官拜伏駭訝覺而异之明殆深加數尺忽見漆尼
着飾而出果克其事安山人言陵之未腐夜聞哭声如在
陵隧明日騏騎将至遂遷云○陰崖日錄曰新陵在顯陵
左相去不遠只隔松杉下玄宮後雨間松數株無端枯死

視役提諷張順孫等命斫去兩陵更無遮隔人以為精爽所感又於開陵日環旧陵白日大雨呼可怖也〇龍泉談寂記曰權岐亭初與叔達直銀台夢海平君鄭眉壽與柳順汀手搏角觝順汀窘甚數日復昭陵議出順汀難之忽病朝堂舁出遂不起眉壽即昭陵外孫也人以為其灵有知豈不感痛其神報冥應未為無理岐亭之夢驗矣〇甫宗寶鑑曰上以顯德王后考權專　中廟復昭陵必有復官之恩考公私文蹟並無載錄遂特命專父子並復官又曰務良府院君宋瑤壽及權專有賜祭之命礼叅吳道一奏言墓所及子孫詢問不得設座位賜祭雖無妨而無前

例矣礼議李寅燁曰故老相傳果川地有宋玹壽夫人墓
云遣礼郎看審果宋山而夫人墓亦有表石道一又奏碣
良雖在一山之內有難識別以此措辭爲文就墓下爲位賜祭
上可之權專墓以訪不得後右相李世白自寧陵還言在
安東地表石宛然始行致祭

端宗朝

相臣錄

右鄭苯 字子邑郊隱以吾子癸酉賜死

領首陽大君 世祖潛邸時

鄭麟趾 字伯睢號學易齋河東府院諡文成四爲功臣

韓確 字子柔德宗國舅皇朝少尹參靖難佐翼功赴京道卒 諡襄節

勳臣錄

癸酉 輸忠衛社協贊靖難功臣三十六人 世祖誅金宗瑞等

一等十八人 首陽大君 鄭麟趾 韓確 並見上相臣錄 李思哲 權擥 洪達孫 崔恒

韓明澮 並見世祖相臣錄

朴從愚 雲城府院君謚成烈太宗駙馬

金孝誠 延山君武業政

李季甸 韓城府院君謚文烈牧隱孫贊成

朴仲孫 字敬胤密山君吏判謚恭孝

二和八人 申叔舟洪允成 見世祖相臣錄

權蹲 安川君蔭判書謚忠孝近子

柳洙 文城君參贊謚安襄淑弟

田昀 河陰君宦

尹士昀 鈴平君判書謚成安

柳河 文山君業政淑弟

郭連城 清城君

三等十七人 李興商 鷄林君 吏判 謚襄禧

李禮長 全城君 兵叙 謚平簡 追封

康袞 信川君 武 資憲

柳溆 文川君 洙兄

權軀 福城君 武 近曾孫

柳泗 文原君 洙弟

洪純老 唐城君 武 庶

林自蕃 陽城君 武 兵使

安慶孫 公山君 武

柳子煥 箕山君吏參子光嫡兄
薛繼祖 玉川府院君諡安襄
權擎 永嘉君近孫擥弟
洪順孫 唐川君武諡襄武達孫弟
宋益孫 礪山君卧
韓明溍 西原君諡襄悼明澮弟
韓瑞龜 清原君
李蒙哥 駋川君王愿諡胡襄行妾子
科錄
李崇元等四十人 金壽寧等三十三人

補遺

崔應賢号眊齋大憲江陵祠

朴孟智号春塘校理咸陽院

世祖惠莊承天體道烈文英武至德隆功聖神明睿欽肅仁
孝大王諱瑈字粹之 世宗第二男永樂丁酉誕降于本
宮初封晉平後改咸平又改晉陽又改首陽大君景泰乙
亥六月受禪于景福宮丁丑上尊號承天體道烈文英武
成化戊子九月七日傳位于睿宗八日昇遐于壽康宮在
位十四年壽五十二皇朝賜謚惠莊○定世室○有四男
一女○光陵楊州注葉山子坐
妃慈聖欽仁景德宣烈明順光淑徽愼惠懿神憲貞熹王后
尹氏籍坡平贈領議政坡平府院君貞靖公璠女永樂戊

戊誕降于洪州衙宣德戊申封樂浪府夫人景泰乙亥冊
王妃丁丑上號懿聖睿宗己丑加上欽仁景德宣烈明
順光淑徽愼惠懿 成宗辛卯加上神憲成化癸卯三月
三十日昇遐于溫陽行宮壽六十六誕二男一女○光陵
大王陵東岡丑坐
男德宗大王　女懿淑公主　河城尉鄭顯祖
睿宗大王
德原君曙 謹嬪朴氏出　昌原君晟 謹嬪朴氏出
乙亥夏六月初十日 上受禪○初 上爲大君時年十四
宿一倡家夜半其私者叩房門上驚起踰壁々倒仍出趨撥

四墻又起過三重城其人亦如之 上走一里餘路傍古
柳腹虛遂隱其中其人追之不及而去俄有人自樹傍啓
門而出溲溺橋側仰視星文自語曰紫微星經柳宿必人
君依樹蒙可惟也良久還入 上歸翌日物色之乃觀象
善推步者也 上心獨喜及登極問之先已久矣尊賜其
子○上以首陽在潜邸吉礼未定初以 貞熹王后之兄
議婚監察可氏至其家主夫人奉慶女出與之對坐 貞
熹短衣童髮隱於主夫人之後而觀之主夫人推入之曰
汝次尚遠何敢出頭可氏曰其阿只氣像不凡請更觀之
嘉嘆不已入闕啓之遂定禮監察可氏知人之鑒至今稱

之云祖宗朝東嬪則入闕選擇此外雖大君之妻或令尚
宮或令監察可以執杢家設宴之○東閣雜記曰 上日
表懷肯射御絶人年十六隨 世宗講武于王方山一朝
射鹿數十風拂毛血衣盡赤老武李承音不見而垂淚曰
不意今日復見 太祖神武 文宗嘗書其弓曰鐵[illegible]甚
弓霹靂其箭君見其張未見其弛上常衣潤神衣宮中笑
之 世宗曰如汝有勇之人衣服如是寬大可也○上貌
類 太宗宮中老宦見而哭之 英廟曰何故曰似 太
宗大王是以哭之○安城君李叔蕃 世宗朝撰竜飛歌
時自謫召來驁悍猶旧崔潤德以相位来詣只点頭曰孺

子必有氣今果然矣八大君往見坐而受拜 光廟到席
便矍然執手曰頗似汝祖汝又英雄也○太宗為上王時
召元天錫入內道故旧仍召諸王孫出見天錫指 光廟
曰此兒酷似乃祖嗟須愛兄弟愛兄弟云○世宗定圭表
令首陽安平及儒臣上三角山普賢峰觀日入處及還 世
宗問宦者登陟優劣對曰石角層巔人皆懦慄首陽騰如
飛鳥無危不臨神也非人 世宗歎曰吾子孫必盡於是
手矣及靖亂佐翼時琛瑜琳璐輩多不得其死○東閣雜
記曰 端宗癸酉〻 光廟以謝恩使赴京道傍見者必稱
大將軍皇城關門八象見之一時退縮人皆異之初臨行

權擥薦申叔舟為書狀又挾金宗瑞子皇甫仁子以行蓋
慮未還而事機變也是年十月誅金宗瑞等錄靖亂功臣
鄭麟趾等 見上端宗記

鄭麟趾字伯雎號學易齋 太宗科魁重試又魁領相
與文衡謚文成○文科第一 太宗召進曰聞名熟矣
但未見面耳令擧首熟視謂世宗曰今文有鄭伶趾武
有洪師錫王無憂矣○天使倪謙來公為館伴一日皓
月當空倪曰月在何星之次曰在東星分耳倪嘆賞两
論天象定為神交辞出倪曰奈如夜深何曰可怕李金
吾倪曰莫逢王玉汝○青坡劇談曰高奉常台鼎有友

金第與鄭隣墻高即金門呼僮曰汝主速出也僮出曰
主方進食少待之高大詳曰汝主人乎止進羞也何客
来不出也必須老大人顛倒而出乃府院君也高慚惶
伏曰某以為友人金家而無礼至此鄭笑曰落地皆兄
苐誰非友也引與入内設酌大飲○權趾年少皃美貧
居骨夜讀書隣墻家有處女茂族也踰墻而来鄭正色
拒之其女慚憤欲發声鄭以温言喩之明日告父母成
親女喜而去明日鄭移他屋而絶之女疾作而殞○逐
眠篇曰首陽骨往權趾家直入寢房執手曰當與結婚
鄭知其意許之及舉事拎趾將赴闕命家人曰今午後

當報其成若過期當以我為死矣午後果馳報以此着
襦衣一領送之血汗滿裏說者謂於此直節如筆苑雜
記盛稱其為人而 上王居別宮於此疏請早為俄遷
而尋害之因是奸凶之尤者也○子五人皆頭顯祖業
祖時稱名宰
權擥字正叔號所閑堂又號止齋踶子近孫也右相吉
昌君典文謚翼平○文宗庚午申叔舟掌試以權擥擬
第四 上問左右擥居幾今進諸試券讀至第四曰此
誠壯元也御筆書第一父子壯元皆御賜也○年近四
十尚落〻事奇遊一擧三魁右母設宴 光廟以領相

狎宴知有大才待之甚厚遂建大策薦明澮○東閣雜
記曰擊出入邸下每進見日晏不退進膳失時宮人目
之曰寒美郎及即位召入便殿設宴頌謂　貞熹王后
曰此昔寒美郎也○子健文章名世官中樞府事
韓明澮字子濬麗柳巷脩曾孫文烈公尚質孫　睿宗
國舅又　成宗国舅領相上黨府院君謚文成○東閣
雜記曰明澮在孕七月而生四體初未具一家不欲舉
有老婢置敗絮中護之數月漸就岐嶷腹背有黑痣象
星文人皆異之少時讀書山寺一日夜行有虎擁護而
行澮曰遠來相送足見厚意虎有俯首跧伏狀遂晨通

寺有僧密語曰公之頭上有光此貴徵不出明年必得
志明澮落拓有大志年踰三十猶布衣擎鷹進明澮每
進見稱宗簿寺官或稱醫員使人不疑又昏夜難於呼嘍
以繩係宦奴林芸臂而垂其端于戶外引之則雖夜深
即入告　光廟吾曰吾子房也薦武士洪達孫楊汀柳
洙等三十餘人皆得其用○逐眠篇曰明澮嘗傍首陽
所幸妓知首陽有大志恐禍及伺首陽到妓家夜潛赤身匍
匐入房突入衾中首陽蒼黃罔措明澮抱首陽腰因密
贊大計與河崙濅盤事相似秘謔之狀前後一轍○秋
江冷話曰韓搆亭漢南名狎鷗欲以定策功擬韓忠献

將辭老江湖而顧戀祿爵不能去崔判事敎止詩曰三
接殷勤罷遲優有亭無計得來遊宵中自有機心靜宦
海前頭可狎鷗公愚之不列懸板中書有詔使欲往遊
賞明澮請設龍鳳遮日以侈觀瞻 成廟不許明澮作
色而起臺啓竄外尋放還○成宗癸卯赴京帝曰朝鮮
韓老復至矣遂賜犀帶○謏聞鎖錄曰韓明澮與申叔
舟連姻權擘又欲與韓婚韓難於拒辭訪諸申申曰此
易耳何不答以吾三人一體同切既與申婚又與君婚
則上無乃致疑於吾三人之密乎遂如言答之權瞿然
曰吾思不至此○孫景琦詩律逼唐道義終身

韓確字　稀　左相西原府院君　德宗國舅謚
襄節○每冠勳府位冠百僚謙恭愈下和氣藹然朝京
還道卒○識小錄曰韓襄節二妹俱入天朝爲文皇後
宮封妃公以妃兄召爲光祿少卿奉詔頒于本国東典
也三子封君
具致寬字而栗領相綾城府院○丁亥討李滿住公爲
鎭西大將軍　世祖每日此吾萬里長城也
申叔舟字泛翁號希賢堂又號保閑齋參判檣子　世
宗科領相高靈府院君謚文忠○公每入直燃燭讀書
上使小宦視之數四讀不撤鷄鳴始報寢　上解貂裘

秉眊覆之朝起方覺士林榮之○世宗朝以日本使書
恠渡海颶風大作舟幾覆刑舟中有孕婦皆曰海路所
忌當投此女公曰殺人求生吾心不忍俄而風定○少
時赴舉路見青衣童拜曰願從終身公領之自是童子
不少離凡吉凶莫不先言聽其指導無不吻合捷科録
勳登台皆有陰助一日童子泣辭而去公歎曰我其逝
矣而已卒○夫人尹氏子雲妹也六臣死其日夕申自
闕還家見夫人持数尺布坐樓下申驚問其故荅曰君
平日與成某等相厚不虞見尹意君必與之同死誤君
之凶音而自決豈意君之歸為生還申愧恐願辭若無

所容後申臨歿嘆曰人生會當止此蓋悔心之萌云弟
歸來子末舟六臣誅後棄官破眠篇曰 光廟得国叔
舟以功臣受魯山妃爲婢鄭寒岡述言之云○光廟每召入臥内
諮訪曰若得卿輩一人予何憂也○東閣記曰六鎮藩胡叛
光廟以叔舟爲元師往討虜乘夜犯衆喧呼公堅臥召僚佐唱
和占一絶曰虜中霜落塞垣寒鐵騎縱橫百里間夜戰未休天
欲曉臥看星斗正闌干將士知其安閒頼以大捷○尹子雲爲
申妻弟一時拜相同年會申口占云青眼故人俱白髮尹對云
黑頭賢相只丹心丹心申愛妓也○謏聞瑣錄曰 上召申叔舟與
韓明澮入侍曲宴上拉叔舟臂勸飲曰汝亦拉予臂叔舟醉甚於袖裡持

上臂 上曰疼 膺宗侍側變色 上諱呼 膺宗曰
予則可汝則不可極歡而出韓謂申闇曰申常醉醒必
點灯讀書乃寢今日則不可闇白之夜 上醒使中人
視之申果就寢○青坡劇談曰具綾城致寬新拜右相
叔舟進領相 上引入內殿呼申政丞申對 上曰予
呼新申誤對罰之酒又呼具政丞具對 上曰予呼舊
具誤對罰之酒又呼新申對呼舊具對又皆以誤對罰
之又呼申呼具皆不敢對又以不對罰酒終日飲罰○
有三子澌爲咸監施愛亂殉節瀿官觀察使浚文府院
君澌子用溉右相又孫從濩參判[illegible]魁堂○申瀞叔舟

子也年未三十已躋宰列爲吏兵錄佐理勳受功臣奴
婢聞高靈縣有寺奴父子富冠一道欲爲畫出僞造御
寶篆文皆現事覺下獄 成廟念叔舟勳勞欲貰其死
召駕住禁府召瀞教曰汝若吐實當放汝瀞早貴性
驕一向牢諱 上曰執迷之人也禁府鞫訊姜希孟亦
啓曰申瀞身爲宰相僞造御寶法當死 上即允時造
紙別提宋枰畜一醫女以洛文紙一張造給剪帽有垎
官因嬪彈論錄臟棄後三年 成廟跪遂問左右曰宋
枰必矣其女左右曰尚今率畜 上嘿然蓋有欲象之
意也 祖宗於贓法之嚴 成廟欽恤之仁俱可想矣

金礩安東人号双谷左相上洛府院君丙子與六臣亦謀
復魯山廬事不成馳往其妻父鄭昌孫謀曰不如先發富
貴有餘矣昌孫從之即 上變曰臣寔不知礩亦與焉罪
當死特赦之錄勳○崔稜亭晉次上洛君寔在陀詩曰十
尺於前望玉流昔聞金氏此邀遊朝廷身世兼山水富貴
生涯火眼憂事業可凌按閱老壯心還笑卻拳傳始終忠
信當傳史走卒猶知上洛侯
鄭昌孫參判百鈞子也其婿金礩告之臣錄勳一日金東
峰遊市中鄭以為相過去東峰曰咄奴耳休鄭若不聞疾
驅去○兄貞節公甲孫

崔恒字貞夫号太虛亭徐四佳姊兄也魁科重試縣請亂
佐翼而功領相謚文靖○文章如大江長河尤工於駢儷
事大表箋皆出其手詞人稱其精妙○晦隱集曰崔太虛
恒葬于南漢山城下其夫人見山曰此是無後之地宜改
葬而國制禮畏不敢遷君宜別葬遂自卜於其近地卒乃
別葬

洪允成湖西人也將赴舉徒步行至漢江時 上以首陽
出遊濟川亭蒼頭十餘人在舟中拒舟使不得行允成躍
入舟中手折小槳棹其奴盡沉水獨身制船而渡首陽甚
異之使召而前階以恩結後為功臣○少時落拓不遇就

洪繼寬問卜繼寬推其命良久跪曰公極貴命也仍曰某年某時公必判刑部其時某子係獄當死願憐之允成愕然不敢諾未十年以翊戴功超刑判一日鞫囚囚呼曰囚是洪繼寬子也允成惕而赦之盲卜洪繼寬以卜鳴故仍以有里名云○羅州城隍祠神甚異過者不下輒殺所騎允成刺州也下吏告之允成不聽鞭馬過行不數里馬斃允成大怒屠其馬載酒一盆命軍卒持弓矢刀斧往其祠置馬肉與酒叱咤罵曰爾既殺我馬欲食肉也若不饜此肉飲此酒當焚爾祠俄而酒若竭而肉猶前遂焚其祠而歸其神徙于義林人有祀者則其神曰先請洪地主享之

自此淫祀者必先享允成々々時或醺々如醉必曰某人
進有神祀乎問之果驗○允成判吏部其叔乞官其子允
成曰以某田與我則當從叔曰昔公之困衣食於我十餘
年今不可忘恩一字乎允成怒讒播即撲殺之叔之妻訴
官皆畏允成不許施理 上幸温泉叔妻攀轎呼訴上駐
駕而問之大怒欲誅允成爲其功大立斬蒼頭數千人○
允成以都元帥出湖南也聞全州某甲爲望族家富有三
女美允成欲娶其女牒湖伯設宿泊於其家方伯諭其人
諾曰不從非但禍及爾監司亦當死爾急理婚具其人唯
々而歸與妻泣第三女曰此甚易女有以處之及允成來

也其女盛歸立於中門屛後揖曰若欲爲妻可也必妾之願死乃前允成笑曰當如女言遂啓請爲繼室允成死前後妻爭嫡後妻曰某年月日 先王幸妾夫家令妾行酒政院必有日記願考其書〻曰令夫人行酒遂命後妻爲正室○初允成監春秋時見時政記書己罪憤曰倭楮綱目我國人亦不肯見何況東國通鑑乎任汝書之誰肯見東國史乎

丙子誅成三問朴六臣丁丑魯山薨 上命葬昭陵 并詳見端宗紀

○正統帝陷虜景泰帝初監國後即眞八年至是年丁丑正統帝復位改元天順遺傳士高閭須復位詔後至庚辰又遣

給事張寧賚勑来○筆苑雜記曰天使高閏張寧之来朴元
亨皆爲儐張天使曰如子之才生於春秋當不下叔向子産
之下矣
朴元亨号晩節堂　世宗科　世祖朝領相謚文憲○思
齋摭言曰朴文憲位至台極清儉律身子成性位未顯時
值生日置酒献壽公夜半呼至前口占曰今夜灯前酒數
巡汝年三十二青春吾家旧物惟清白好杷相傳無限人
盃酒之間有貽訓之義可謂教子義法矣子成性官賛成
安性官中樞府事
戊寅命申叔舟纂集　太祖太宗世宗文宗四朝善政名国

朝寶鑑又撰東国通鑑又命改正五礼儀自 世宗至始修
至是成丙戌又命徐居正等撰経国大典○集賢殿為藝文
館命梁誠之勘定御製奉安儀註門東名曰奎章閣諸書所
藏名曰秘書閣
○是年野人李満住與弟凡察来朝 上曰満住凡察皆背
国作耗者今来服献方物請受出命宜厚撫之五月満住子
伊澄哥又来朝八月満住子都督古納哈及弟阿具等来至
九月建州尉都督童倉又来至
庚辰東女真浪卜児哈謀乱伏誅其子阿比車侵邊発兵討
平初毛憐衛兀良哈浪卜児哈世居我国會寧地與我民相

婚嫁無異編戶其子亦介哥來住王城娶妻從仕卜兒哈以
邊將例減儀從叢怨其子亦介哥叛邊將以啓拱顥置法達
州衛指揮佟火儞赤謀報復卜兒哈之子阿比車潛師竊發
邊將分道追擊殺獲幾盡○秋以申叔舟爲江原咸吉都體
察征婆豬江野人先是野人李滿住小事國甚恭忽侵掠邊鄙
命申叔舟總諸將往討凱還
丙戌 上聚公卿下至流品文官于闕內試策名曰登俊試
以鄭麟趾申叔舟鄭昌孫爲對讀官永順君溥以宗室得中
上喜甚及放榜賜恩榮宴于議政府壯元金守溫以下各賜
鞍馬召致內殿曰古有門生座主之號今是科予親策之予

當爲是門越數日內殿坐思政殿使新恩獻酌一如門生座
主例吾東所無之盛事戊子重試取承順君溥等五人賜唱
第三名天童二百遊街○旧例官三品不赴文科六品不赴
生進以堂上赴試始於權花山擥宗親赴試始於承順君駙
馬赴試始於河城尉鄭顯祖皆　世祖朝事尋罷古者無武
科　太宗朝始焉故事文武一如三人別[illegible]皂蓋　世祖文
賜蓋武賜護遊街皆下文武々不悅尋罷昔取武科一年
上問居末者曰今世有才下於汝者乎對曰後榜壯元是也
上大笑擢用其人果稱職
金守溫字文良号乖崖重試拔英登俊試領樞○公每從

人借書來往泮中日〻抽出一張藏諸袖而誦之若有遺忘則出而視之誦已熟即棄故誦一帙則一帙盡矣申文忠有受賜古文粧績愛之公徃借申不得已借之踰月到其家則片〻塗壁烟薰莫辨問其由則曰吾常臥而誦之矣其文章如長江巨浪信手而成未昏起草求者雖八九令人搦筆四顧号之文不加点然長於詩文拙於治産每布書籍於床施席其上而寢之人問其故曰床冷無毯也門前有大槐樹嫩葉方成陰公令奴鉅斷之人問其故乃曰家中無薪欲炊飯也事多類此云〇成宗丙午重試姜相龜孫赴試其婦翁之和成虛白以知申事省内其父晉

山以摠管入直謂盧白回吾家連魁亦盛事也盍與君代作黽孫之策手自庫頭至軸姜製自當令設弊至終篇成製令書呈考官徐四佳李三灘皆嘆服當爲第一金乖崖以上試佯眊不細叅考試官書亦則曰更再閱亦如是以爲夜困而至曉又讀而禀則曰次上可也怪問之曰此文何以亦乃等也金笑曰此作非成姜二子弟當爲壯元矣速取封彌窺之果姜相也金曰吾與姜同榻而成俔學于我吾辨其文自此至彼姜文自彼至此成作也詎可爲其所勝而撓國試乎衆皆服遂詰而申從濩爲魁云○乖崖卒人有言坐化者金梅月堂曰乖崖多欲寧有是孰令有

之陛化非禮

○時上聚文士于慶會樓下試藝崔池行至後苑　上徽服出苑中池長楫不拜　上問曰汝是何人何以無礼於我對曰秋文士也宮中但為上而已豈敢別禮於子乎池於是心知非凡常人必王子也遂蹲陛路傍　上曰汝非京壞乎何其蹲俟俄而侍女內豎至池始驚怖謝罪　上即御序賢亭呼池講論經史一一精解　上大喜手賜巵酒遂快倒數巡顏色自若　上曰恨得之晚拜為司藝

丁亥討平李施愛亂錄敵愾功臣曹錫文以施愛吉州人歷官會寧府使遭喪家居與弟施合謀及節度使康孝文到吉州

施合妾女以州妓宿孝文居開戶納兵殺孝文及本州牧使
薛澄新仍興兵以叛先是施愛流言惑衆曰忠清兵船來泊
鏡城又朝廷遣兵將盡殺本道人又造海賊見形之狀人心
疑惧施愛遣人上書言訛言胥動請以本道人除守令以定
人心云　上命龜城君浚爲都統使戶判曹錫文爲副起復
許琮拜節度使康純魚有沼南怡爲大將徵發六道兵三萬
會于咸興施愛既稱兵列邑爭殺長吏以應之端川人崔潤
孫仕於朝命陞二品遣之使諭逆順潤孫反附施愛以朝廷
密事盡言之怡純小戰于利城有沼潛以小舟載精兵着青
衣與草本色無別由海曲繞出敵後先鋒將李從生躍馬奮

倭賊望見曰彼黑面大項玉者誰也軍中告曰李衛將也賊不能支遂潰施愛還走吉州載妓女貨財欲投入虜中本州人許惟礼以司饔別坐在京挺身請行　上壯其忠勇遣之惟礼馳赴賊陣設幕宴飲與李珠李雲露等謀絶幕繩覆而掩之遂縛施愛施合斬于陣前傳首京師　上引見惟礼賜腰金勲爵錫文以下賜功劵浯溪記聞曰施愛到利城納縣監妻遂惑流連衆心解弛遂就戮云○野言別錄曰邑城領大兵後發十日到鉄原　世祖震怒倉卒以大事付小兒吾之失也嚴責催進兵十五日到淮陽賊已平矣乃班師其時兩南訛言又興邑城之發特声言而寔有顧後之慮不然

豈有元帥受命翺翔道路不為進取哉蓋受 世祖密戒也
後 世祖第四男臨瀛大君璆之子時十八有武略○東閣
雜記曰施愛之叛也流言韓明澮申叔舟盧思愼韓繼禧亦
為内應 光廟命拘於闕内其子侄并囚禁月餘審其誣叔
之引見内殿下殿近之深示悔責至於滲泣○黄兎記事曰
賊僞言申叔舟韓明澮為施愛之内應具致寬密啓囚叔舟
明澮 世祖摘奸叔舟鎖項緩 世祖怒其阿好大臣即轘
南用信于市○野言別集曰施愛叛初其黨以飛書密告韓
明澮權擥申叔舟皆内應 上諭三人曰卿亦乃予腹心脫
有意外之變大事去矣其共之直于後苑其實囚也每夕必

持酒親往見之施愛敗後事乃得已此国朝典謨所載與上
二條異可疑然此說近似以三人之勳業　光廟之大度何
條之暴也○施愛之叛咸興人作乱圍觀察使申㴐〻登樓
禦賊力屈自折弓矢大罵而死命魚世恭趙資代㴐馳至咸
興無一人迎候者出巡野外人家皆空輒招集曉諭或曰刺
客可畏不可不備世恭曰若設兵衛益生民疑只率數三下
卒而行一日獲賊黨韓業智遂斬之咸之人欲免罪爭寫首
亂者姓名投納世恭曰不可盡誅遂焚其書反側者乃安賊
平分咸吉為兩道移世恭為北道観察使時年三十六後官
户判牙城君謚襄肅○尹子雲字之望号樂閑亭申叔舟妻兄

也官領相初朝廷聞施愛亂以子雲為咸吉體察使倍道至咸興是夕賊旅亂殺監司申㴐移兵抵子雲所露刃環庭子雲整衣端坐談笑自若賊損而退子雲在圍中七日處之泰然賊悔悟或有周旋為左右者子雲卒全身而還○世傳施愛為復讐山云者讐山之冤在於丁丑非丁亥為十一年也無乃施愛如勝廣之稱扶蘇耶博學者宜有卞矣

○是年八月帝勅諭曰建州衛童山以世受朝恩近者陰行盜邊胥之愈肆不得已用兵致討若王能遣偏師與我軍相應勉樹勳名時康純朴終報施愛捷音以魚有沼南怡為左右大將以尹弼商為宣慰使即命回軍赴征純朴渡鴨綠

江直抵建州諸寨擣部落乃斫大樹白而書曰朝鮮征西主
將康純左大將魚有沼殲建州衛遂班師天兵後到見白
書具由奏 帝以討斬建州逆虜李滿住父子遣勅褒奬賜
彩段金紋姜純等亦各有賜銀五十兩段緞各四疋
魚有沼遠祖重翼本姓池生而兒奇腋下有三鱗甲麗太
祖賜姓魚氏有沼討施愛策功第一超授工判封蘂城君
歷參賛吏兵判 成宗朝城底野人潛移他處特命有沼
往諭之先使人示教書野人曰誰救也授書于池使者曰
魚令公來矣野人曰公來則是我父也可得見乎公馳入
其部野人羅拜率其酋皆還旧居卒官判中樞謚貞莊

李從生武兵使咸城君謚莊襄嗜酒無量人稱酒德 成
宗己亥奉勅攻建州直入賊穴焚廬帳而還 成宗國恤
悲毁卒
○平安道節制使楊汀以乱言斬汀任滿遞歸 上以功臣
久勞于外設酒慰之汀進前曰 上在位久使當優游逸樂
上曰此是四時之序功成者去之意耶汀曰然 上怒促衆
御寶傳位于東宮左右莫不惧申叔舟以死不進御寶諸臣
論汀乱言罪誅之○宦官白忠信處死于禁中 上曰天譴
如此宜避殿自警令中外陳時獘○贊成徐居正承命著五
行摠括以進 上曰卿意以爲祿命何如對曰以年月日時

預推之命之四柱極於五十一萬八千四百而無復加矣天
下戶口至五十六萬林林之衆豈止五十一萬八千四百哉
四柱同而禍福不相似祿命書不足信也○筆苑雜記曰近
有一奴容貌醜類女奴自髫齔雖服弁踰四十出入士夫家
事頗密皆官請論如法　世祖以事涉曖昧貸之謂徐居正
曰卿意何如對曰臣少時閱江湖記一比丘尼善針繡有良
家遣女見師事忽有娠女曰與比丘日夜寢處如有人道之
感良家訴縣審視比丘則陰陽俱闕有老嫗曰用塩水侵陽
根上以黃狗舐之陽道遂出試之果然縣判曰在天之道曰
陰曰陽在人之道曰男曰女今此比丘非男非女亂人道之

正遂誅之人皆伏之 世祖笑曰卿勿强曉事○芝峰類說
曰明廟朝臺諫請誅陰陽俱備人以除不祥 上曰禽獸
亦不可輕殺況人類乎投之絶域可也退翁謂大哉王言
世祖朝二形人金方智奸淫士族女而罪止杖配亦可知也
○謏聞瑣錄曰 上嘗不喜一卑官不欲遷職累年一日內
宴宰樞 上見其卑官已金帶矣心自驚訝宴罷令銓曹考
其實歷皆由清班進也 上曰人之貴賤有命存焉非人主
所能爲也銓曹擬望 上或以筆蘸墨臨三人名上隨墨落
下點或令宮人不解字者點出曰是亦命也○先是承旨一
人入直李皓然入直醉不能對自後二人入直○上崇佛三

南寺刹多有普施願堂　貞熹王后諱札及鋪裳在山陰智谷寺創圓通寺于都城內○上命印出大藏經五十件遣尹贊董其事使僧信眉分藏名山巨刹凡紙地八十萬八千九百餘貼役粮五千石他物稱是○上嘗分授諸名臣叔經誦之至許琮則曰某不喜佛其勿授琮在小官得人主敬如此上嘗問鄭蘭宗周易圖先優劣對曰佛氏妖書何比聖經上怒擲下撞之竟不屈

許琮字宗之號尚友堂右相陽川府院君諡忠貞○忠齋撫言公年十二三與同隊小兒上寺讀書偷兒入室奪衣僵而去既覺怡然書壁曰既奪我之衣兮宜吾鞋之莫偷

既奪衣又偷鞋竊爲盗先生不取也識者服其量登文科第三放榜日唱第一甲畢忽雨作時旱庭臣皆目爲甯霖之徵屬天文學○胥陳作異端開言路凡六事皆時所諱言見者喘汗疏入趣召欲試之摘疏語以詰曰十句不遜以麵代犠予無是失以予比夏商梁武何也命捽下杖之上又取匣鈎橫膝命力士崔適曰俟吾按鈎盡匣即斬之上徐徐拔之鈎光閃閃束垂露公略無懼色隨問而對吐音洪暢 上還納鈎匣中曰真壯士也大加稱賞得之恨晚命進酌自是 眷眷日隆○公魁顔美髯身長十一尺二寸姿表出於千萬人之上稗官雜記曰天使董越王敞

視人蔑如必詬怒公爲遠接使長身玉立衣冠偉然兩使
矍然起立不覺屈膝拜禮罷相目曰堂堂哉若人及還京
忍別出涕曰望公早來朝使中國知海外有此人也兩使
還朝嘖嘖曰以不知者天上人間則無雙聞者莫不想望
風采○陰崖著尚友堂跋
鄭蘭宗字國馨重試擢英登俊秀贊謚翼憲爲北道兵
使僚佐服其機智藩胡遁竄○子光弼
○慵齋叢話曰 世祖行轉經法即麗俗也其法幡蓋前導
黃屋輿安小金佛伶人奏樂僧數百隨之各擧香誦經小
僧乘車擊鼓經止則樂作樂止則經作自闕而出 上御光

化門外送之終日巡行市街慕華館太平館設畫供各司供
物簫鼓梵唄振于太空士女奔走聚觀○芝峰類說曰世傳
世祖幸金剛山回至斷髮嶺欲視髮羣臣諫止云此甚無稽
朴思庵淳詩云薜蘿通御氣飛禽識龍章俗語空多誤東巡
是省方是也南秋江金剛錄麗太祖登嶺斷髮掛樹以結緣
云然則 世祖事僧輩傅會耳
上累浴溫泉又將觀俗離山文壯臺教以不煩民力都事以
空石凝立長木三四樑結爲梯上以違法梟示教曰戀主之
節不可沒也又嚴酒禁遣中使察之觀察使金震知就洪仁
城允成飮即命斬震知以徇百官夜親執韁怒馬逸入民田

祀禁也西巡兩界東臨仙界行裝若一間人
戊子秋九月 上昇遐筆苑雜記曰 世祖天縱豪邁慨然
慕唐太宗而薄漢高性又恭儉常御紺色木綿裘穿青草鞋
携大杖笠纓用純木大略英才直與建武相埒而崇佛只以
龜靡民心而已青坡劇談曰 世祖常幸西路望見一矣嶺
竹取來爲笛眞奇材也昔蔡伯喈聘柯庭椽木取以爲笛歷
代傳寶其事同而伯喈之近聘又不如 世祖之遠見也○
國朝寶鑑曰上疾劇召礼判任元濬諭傳位之意鄭伶趾亦
以為不可 上怒曰運去英雄不自由卿亦違予志是促我
命也即令中官取冕服親賜 世子世子即位翼日 上昇

遐○教院相崔恒以日踰月之謚雖是人子不欲死其親之意
大行大王未及尊号仙馭 上賓速上謚号及廟号是予至
願也政府以神宗睿宗聖宗議啓 上曰 大行大王再造
區宇功德巍蕩廟号不得稱 世祖可乎麟趾奏曰我朝既
有 世宗故世字不敢復議 上曰漢有世宗又有世祖豈
非可援礼乎於是上 廟号曰世祖

世祖朝

相臣錄

左 李思哲 字誠之 謚文安 以宗籍至相 再爲功臣

左 鄭昌孫 字孝仲 特禍壤 謚忠貞 六臣告變 三爲功臣 蓬原府院 蕉山

領 姜孟卿 字子章 再臨茅 謚文景 十七進士 二十登第 佐翼功 世祖

領 申叔舟 字泛翁 号保閑齋 謚文忠 四爲功臣 高靈府院

左 權擥 字正卿 号所閑堂 謚翼平 再爲功臣

舊領 韓明澮 字子濬 百官會奠尚敬孫 謚忠成 再爲國舅 四爲功臣 上黨府院 几杖

左 具致寬 字而栗 謚忠烈 再爲功臣 清白吏

右 李仁孫 字仲胤 五子 克培 克墩 克增 克敦 克均 克堪 謚忠僖 池毅剛果 鍊達故事 致仕 遁村後孫

領舊 黃守愼 字季孝 號儒夫 諡烈成 妻子

領舊 沈澮 字淸甫 諡恭肅 再爲功臣 溫子 燕山時追祿

領 朴元亨 字之衡 號晩節堂 諡文憲 佐翼功 淸儉律身

領 曺錫文 字順甫 初名石門 諡恭簡 討施愛 四爲功臣

左武 洪達孫 字 諡安武 再爲功臣

領 崔恒 字貞久 號太虛亭 又幢梁 諡文靖 再爲功臣

領 龜城君浚 字 仲 臨瀛子 討施愛 特拜領 再爲功臣 寧沒後

領樞 康純 南怡獄冤死

左 金礩 字可安 號雙谷 諡文景 士衡孫 六臣告變 再爲功臣

左 洪允成 字守翁 諡威平 諸難回

文衡錄

申叔舟 見上相臣錄

崔恒 見上相臣錄

清白錄

盧叔仝 知中樞判

鄭文炯 号野叟 右相 道傳曾孫

朴薑 錦川君 判中樞 訔子

李嫚 府尹

郭安邦 郡守

勳臣錄

丙子 輸忠衛社同德佐翼功臣四十一人 誅六臣亦

一示 七人 桂陽君增 世宗愼嬪金氏出 韓確婿 謚忠昭

韓確 見端宗相臣錄

翼峴君璭 譜世弟 謚忠成

尹師路 鈴川府院君 贊成 謚忠景 世宗駙馬

申叔舟 權擥 韓明澮 并見上相臣錄

二示 十六 鄭麟趾 李思哲 鄭昌孫 并見上相臣錄

尹炯 坡平府院 謚恭簡 追錄

尹巖 坡平君 知恭 太宗駙馬

李季疄 韓山人 薩贊成 謚恭武 季甸兄

李季甸 見端宗朝靖難功録

姜孟卿 洪達孫 崔恒 并見上相臣録

田昀 見靖難功録

權攀 花山君礼恭謚安襄 近孫踶子

三ホ 二十三人 李澄石 梁山君武判中謚莊剛 澄玉兄

權恭 花川君謚襄孝 太宗駙馬

朴薑 見上清白録

尹士昀 見靖難功録

朴元亨 具致寬 曺錫文 黃守身 金礩 洪允成 并見上相臣録

元孝然 原城君礼判謚文靖

李禮長 見靖難功錄

黃孝源 商山君贊成謚襄平

韓終孫 清城君武崇祿謚安襄　尹子雲 見睿宗相臣錄

曺孝門 昌城君錫文從弟　韓繼義 西原府院君贊成 謚文襄

李克培 見成宗相臣錄

權愷 福川君知判

李克堪 字德輿廣城君刑判謚文景克培弟

鄭守忠 河東君贊成謚文節

趙得琳 巴山君謚襄胡　世祖潛邸蒼頭

丁亥 精忠出氣布義敵愾功臣四十一人 討施愛亂一等龜城君浚 康純南怡二等鄭崇老并罪削

一示十人 曹錫文 見上相臣錄

魚有沼 蘂城君 武 贊成 謚貞莊

朴仲善 平陽君 武 崇政 謚服襄 錫命孫

許琮 尹弼商 并見成宗相臣錄

金嶠 善山君 武 判書 謚襄良

李叔琦 延安君 武 戶判 都憲 善文屈科投筆

二示二十人 金國光 見睿宗相臣錄

許惟禮 吉城君

李雲路 鍾城君

李德良 全義君 武 刑戶判 大憲 謚莊敬

裵孟達 昆山君
李亨孫 嘉平君
李從生 咸城人 武兵使 謚莊襄
李恕長 全城人 大憲 謚襄簡
金順命 清陵人 參判 吉通子
金瓘 彦陽君 監司
具謙 綾山人
金百謙 光原君 武摠管 謚丨襄胡
朴埴 鐵城人 兵使
吳自治 羅城人 兵參 謚[illegible]

孫昭 鷄川君 壽善 謚安襄
張末孫 延福 文 孔叔 謚安襄
魚世恭 牙城君 叅贊 謚襄肅
尹末孫 咸安 文 兵使
吳順孫 荳原 文 伯昌子
沈膺 豐山 文 龜齡孫
金洒 光山 文
孟碩欽 新昌 文 兵使 思誠曾孫
三宗 永順君 廣平大君 璵子 文 重試 謚恭昭
十六 韓繼美 見佐翼功錄

栗京君綜 孝字大君孫

宣炯 楡城君司正臺有詩名

閔業 驪山君岸段

吳子慶 宝山文武資憲

崔有臨 隨城文兵參

禹貢 丹陽文

鄭種 東平文武嘉善府尹

鄭俊 草溪文

李陽生 鷄城文賤人

東云華 延川文從軍節死追贈見三綱行實

廟庭配享

權擥 韓確 韓明澮 并見上相臣錄

科錄

任元濬等三十三人姜子平等十三人吳凝等十三人李孟等九人河叔山等二十人姜安重等九人柳子濱等三十三人李陸等十人陳祉等十八人愼承吉等十七人李仁亨等三十三人

補遺

盧公弼 号菊逸齋思愼子參贊燕山甲子杖流

金紐 号双溪重試吏判詩書琴三絶

李陸 字放翁号青坡又浮休子大愚原孫

德宗懷簡宣肅恭顯溫文懿敬大王諱暲字原明初諱崇世
祖第一男正統戊午誕降于禁中乙丑封桃源君乙亥封
世子丁丑九月三日昇遐壽二十謚懿敬 成宗辛卯追
崇上號溫文丙申加上宣肅恭顯 皇朝賜謚懷簡乙未
祔 太廟有二男一女○敬陵 高陽東峰峴艮坐
妃仁粹徽肅明懿昭惠王后韓氏籍淸州明朝宣授光祿寺
少卿本朝左議政西原府院君襄節公確女正統丁巳誕
降景泰乙亥封粹嬪 成宗朝追冊仁粹大妃弘治甲子
四月二十七日 昇遐于昌慶宮壽六十八誕二男一女
○敬陵 大王陵右岡癸坐

男成宗大王 序居二

女淑明公主 唐陽尉洪常

月山大君婷 號風月亭

○成宗辛卯追崇世傳追崇時士論携貳始闕之言不可者
黜為遐將言可者特除始闕及礼記以始為遐將而特除之
人終身不叙○象村彙言曰成宗之追尊自出以先儒之
論言之則當如宋英之濮王而并入廟則非禮之經也初公
卿或可或不可唯李承召倡追尊之論甚張皇 成宗
雖用其言而心醜遂遐用承召不終官止二品而已識者嗤
之○慵齋叢話曰初追崇為 德宗別廟使月山大君奉祀
及奏請追封至乙未始有祔廟之議院相韓明澮及臺諫皆

以爲不可李坡孫舜孝尤執不可李承召任元濬以爲宜祔
及祔廟 睿宗以弟而受命在先 德宗以兄而追封在後
韓明澮請從受命先後李承召李克墩請從天倫次第大
王大妃亦教當從兄弟序遂序 睿宗右初祔廟政府六曹
臺諫議論紛紜驪城君閔發亦以功臣與焉問諸左右曰
德宗何人宗廟誰以宅左右曰 德宗是今王之考 宗廟
是今 上祖宗發享也 發曰此甚易耳以子從父合於事
躰有何他議其後竟祔廟夫發無知武夫發於中ㆍ於理是
由本然善性初未嘗泯也○崔淑精以 敬陵登遐題詩齋
室壁曰笙鶴朝天去不返城西十里即維山烟霞晴鎖松楸

踈雲霧深藏脩豹關此日頓蘇明可薦當年已翻杳難攀僞
心杜宇聲聲苦淚洒春風點點斑 成廟親幸覽之嘆因此
賜呈大官○寶鑑曰 德宗在東宮薨逝 世祖以爲其嗣
肖幼不可不傳其貌以遺之 命畫師崔涇要貴生圖而藏
之及 成宗即位 命奉安于月山大君家廟賜涇貴生爵
謹諭其謚 上曰予生纔月乃失顧復不意今日得覩天顔
悲泣以歸則涇貴生不可不錄侍從莫不泣下 命錄 時
容事名承慕錄申叔舟作序○宝鑑又曰 成宗以追崇所
生以政府議之盧思愼金國光徐居正鄭蘭宗以爲當稱
宗稱王別立廟稱皇伯考姪子臣 粹嬪爲王大妃 申叔舟

鄭麟趾崔恒等以為宜追王不稱宗別立廟稱皇伯考孝侄
使月山君奉祀　粹嬪為王妃　上從叔舟議自麗朝無追
王奏請之例故不為奏請於中朝及請承襲使權瑊還奏太
監鄭同以為　懿敬封王亦當奏請也　上遣金礩等奏請
中朝中朝賜謚須誥命　上議大臣始加上廟號行祔
廟禮

睿宗襄悼欽文聖武懿仁昭孝大王諱晄 字明照 世祖第
二男 正統庚午誕降于私邸 封海陽大君 天順丁丑封
世子 成化戊子九月七日受禪于壽康宮 卽慶昌宮 己丑十一
月二十八日昇遐于景福宮紫微堂 在位一年 壽二十
皇朝賜謚襄悼 有二男一女 ○昌陵 高陽 敬陵北岡艮坐
妃 徽仁昭德章順王后韓氏 籍清州 領議政 上黨府院君明
澮女 正統乙丑誕降 天順庚寅封 世子嬪 辛巳十二月
五日昇遐于私第 壽十七 成宗三年追尊王妃 上尊号
徽仁昭德 誕一男 ○恭陵 坡州 普施洞戌坐
繼妃 仁惠昭徽齊淑安順貞王后韓氏 籍清州 右議政 清川府

院君伯倫女選入東宮初封昭訓成化戊子封王妃
成宗辛卯上尊號仁惠燕山加上昭徽弘治戊午昇遐于
昌慶宮誕一男一女○昌陵大君陵左閭良坐
男仁城大君糞章順王后誕生早卒齊安大君安順王后誕生早卒
女顯肅公主安順王后誕生豐川尉任光載
戊子秋九月上即位○是月柳子光誣殺南怡幷誅相臣
康純錄翊戴功臣申叔舟等○國朝記事曰時上新即位
彗星見怡以兵判直禁中與人論彗乃除舊布新象也柳子
光素忌怡才出己右竊聽其語敷演構捏獄成坐誅年二十
六方怡之就鞫也人或告其蒸於公主仍以謀反誅之○渚

溪記聞曰怡稱康純預謀鞫之純年八十不堪拷掠自引伏
與怡同斬呼曰南怡汝有何怨於我而誣我耶怡曰冤則吾
與汝同矣汝為首相知吾冤而不一言救汝亦冤死可也
南怡宜寧君璉子 太宗外孫也驍勇絶倫年十七魁武
科討施愛征建虜皆先登策功一等超拜兵判○涪溪記聞
曰初權擥卒孼有女擇婿怡求之權令卜筮之卜曰此人
必罪死不可推其女命卜曰是命極短且無子當其福而
不見禍可以為婿耕從之及怡誅女已先卒數年矣○國
朝記事曰俗傳怡少時遊街上見小奚裸裹小筒袱上坐
着粉面女鬼必怡之從其所往乃一宰相家俄而其家号

哭其娘子暴死怡曰我入見可活怡入門㪚思拯娘背而
坐見怡即走娘起坐怡出娘復死怡更入還生怡曰小筒
何物也曰紅柿也娘子先取此柿食而氣塞怡具言其所
以〻治邪藥治之得生此即册堅之第四女也以此卜婚
云怡得有詩曰白頭山石磨刀盡豆滿江波飲馬無男兒
二十未平國後世誰稱大丈夫其語意跋扈難乎免矣
○先是宮門罷漏而開漏下而閉不鎖鑰承旨四更詣闕待
開而入夜深還家自南怡之死乎明而開乘昏而閉下鎖鑰
○時有大賈罪當流竄絡保母乞免　上曰王者無私賕以
保母嬖邪憲送杖流之

己丑命修 世祖實錄使乙亥以後帶春秋者皆納史草皆書本官姓名閔粹懼大臣見其直書而銜之倉卒竄改洗補以進乃言元叔康亦多塗改事覺親鞫粹言臣所書皆大臣事也慮為中傷故謀改也仍大哭曰臣獨子願保軀命上惻然曰直哉特 命減死定配為奴叔康致誠一不直對栲掠乃服処斬初叔康啓曰史草書姓名非古也恐無直筆請勿書姓名上不允或曰致誠以誠有罪矣朝廷之法似不如是要古書名以開懽惕之路又從以誘人告訐直以重法絕之初非重史筆之意及聞後日史禍之慚也○秋連三日宣醞故院賜詩曰三日雖既困莫辭予所錫此意非他心邪固

永賀君承宣告和進
○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上昇遐○筆苑雜記曰睿宗初
政銳意勵治未嘗玉躰違豫常手寫冊諡曰 睿宗同允得
此諡足矣不數日賓天上諡 睿宗果合 聖意嗚呼悲哉
初 世祖搆疾 王視膳嘗藥日夜睫不交者數月比薨哀
毀踰制遂患節宣至冬疾劇遂至 陟遐痛哉○寶鑑曰
睿宗章順王后 睿宗為世子時 昇遐及 睿宗即位未
擧追冊禮 成宗初年申叔舟啓請追崇追號封 陵至
三年祔廟

睿宗朝

相臣録

左 尹子雲 字之望 号樂閑堂 謚文憲 再爲功臣

左 金國光 字觀卿 号瑞石 謚丁靖 再爲功臣

虎木 尹士昕 謚孝靖 坐贓死獄中

文衡録

徐居正 字剛中 号四佳亭 賛成 謚文忠

勲臣録

戊子 輸忠保社炳幾定難翊戴功臣 三十八人 誅南怡康純和

二宗、申叔舟韓明澮 并見世祖相臣録

又

申雲 興陽人 官

韓繼純 清州人 工判 謚襄平 尚敬孫

示九
密城君琛 世宗慎嬪金氏出 謚章孝

德原君曙 世祖王子 謚昭簡

永順君溥 見世祖敵愾功錄

沈澮 朴元亨 並見世祖相臣錄

鄭顯祖 河城府院 文科 謚襄玎 世祖駙馬 麟趾子

居平君復 宗室

李克增 字景撝 廣川人 吏判 謚恭長 克堪弟

朴之蕃 竹山人

三十 二吏 鄭麟趾 鄭昌孫 曹錫文 并見 世祖相臣錄

韓伯倫 盧思愼 洪應 愼承善 并見成宗相臣錄

朴仲善 見 世祖敵愾功錄

康袞 見 端宗靖難功錄

趙得琳 見 世祖佐翼功錄

柳瑊 花川 文正 憲謚 熹年

魚世謙 見燕山相臣錄

尹繼謙 鈴平君 二十六 都承旨 判書 謚恭襄 士昕子

鄭孝常 鷄林君 吏判 謚齊安

安仲敬 原城君 崔

權攢 玄福君 舊工判 謚請順

趙益貞 漢平君 吏叅

徐敬生 峯城君 崔

金孝江 長川君 崔

李存命 陝川君 崔

柳漢 星山君 崔

韓繼禧 西平君 贊成 謚文請

李存 成川 文 崔

姜希孟 晉山府院 贊成 謚文良

廟庭配享

朴元亨見 世祖相臣錄
科錄
蔡壽等三十三人